

江湖四女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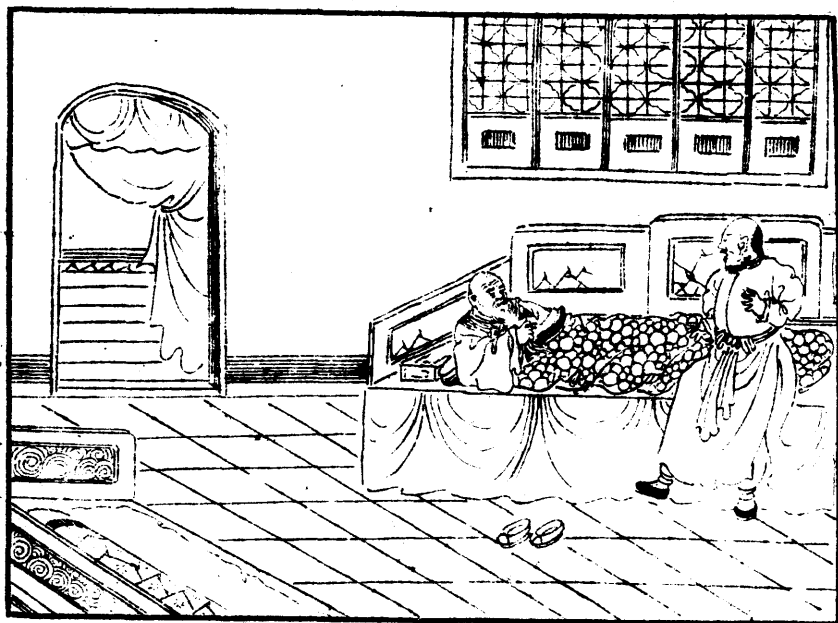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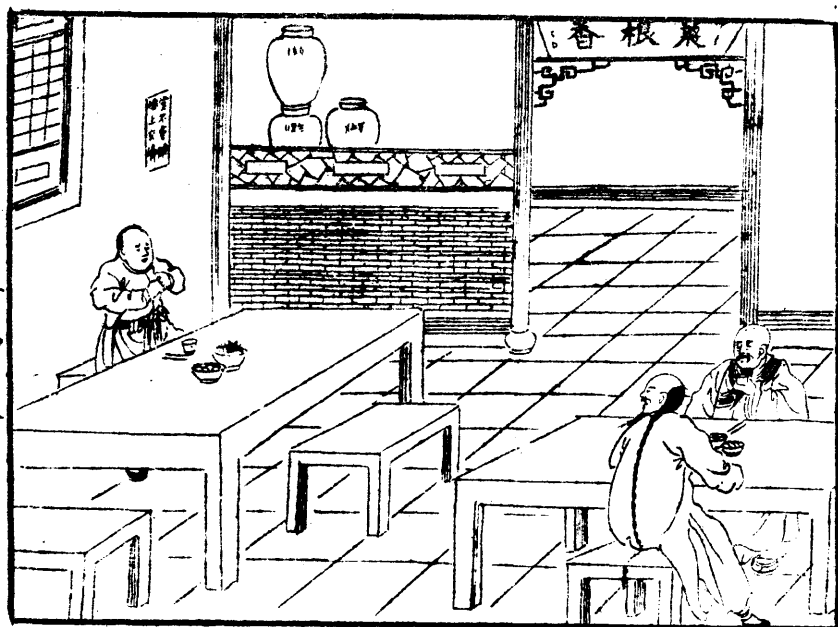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2 4650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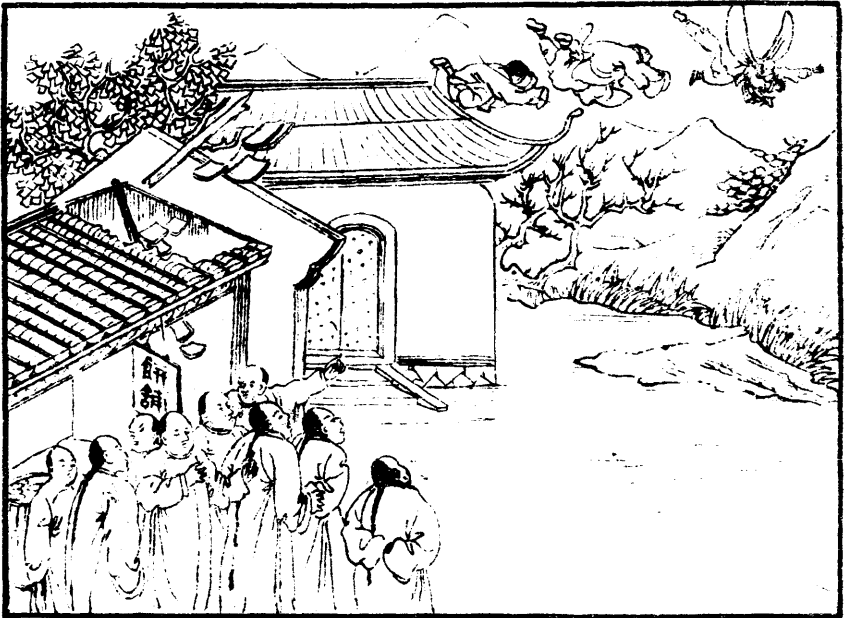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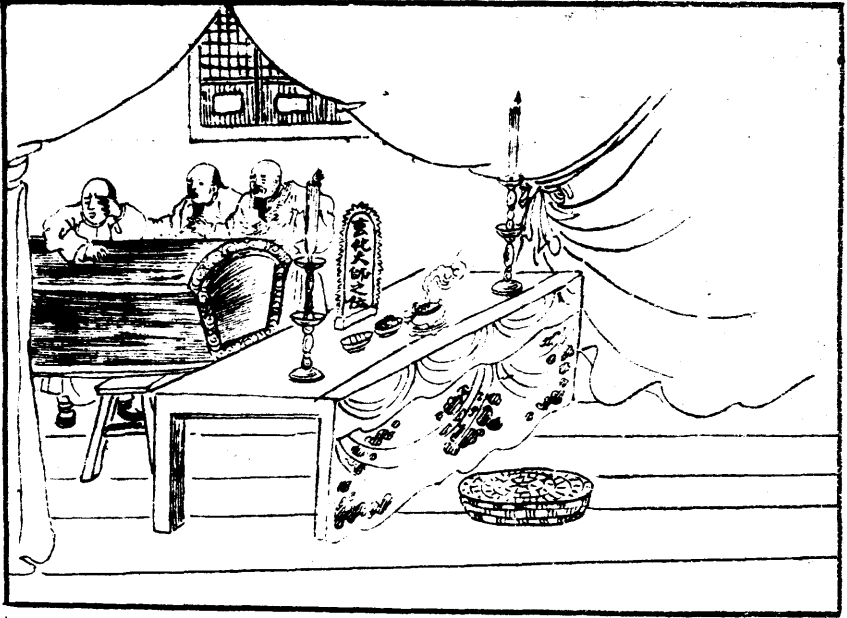
武俠像繪圖
歷史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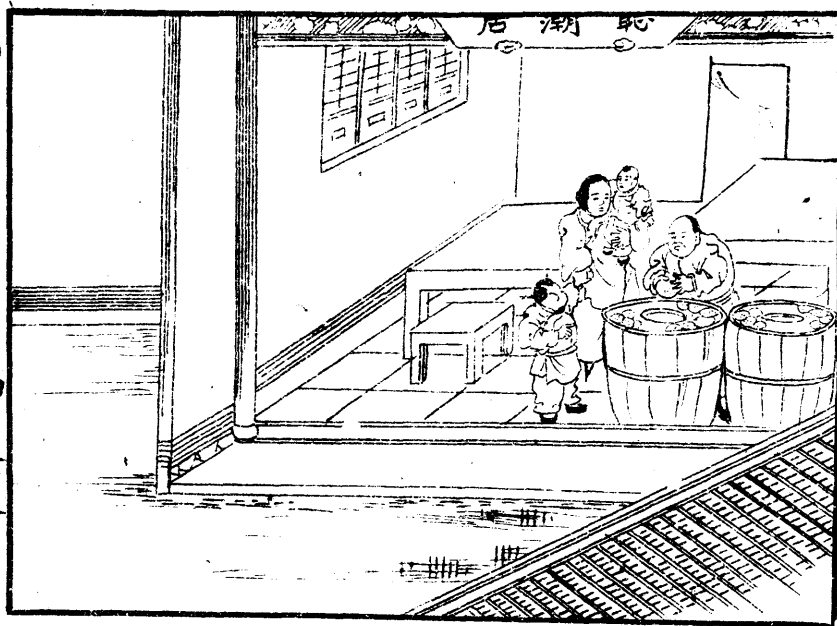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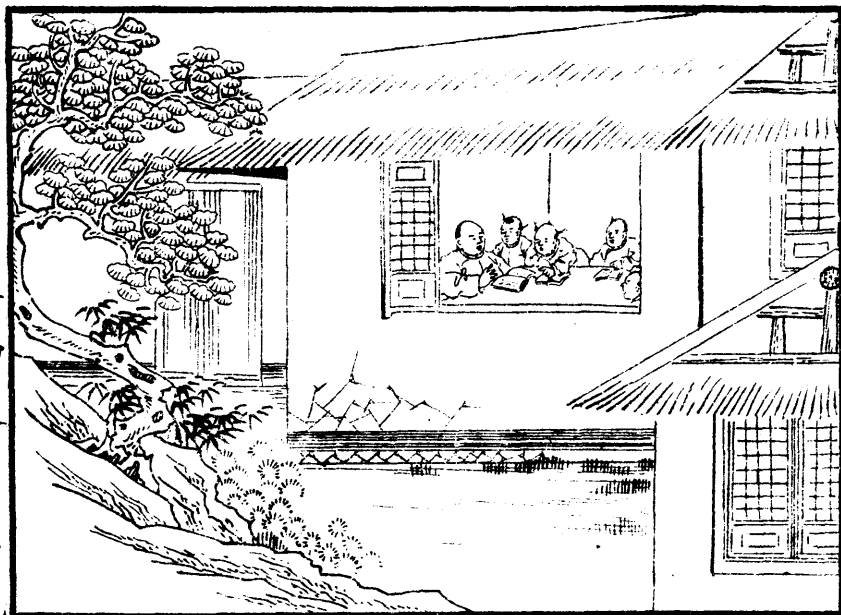
第十集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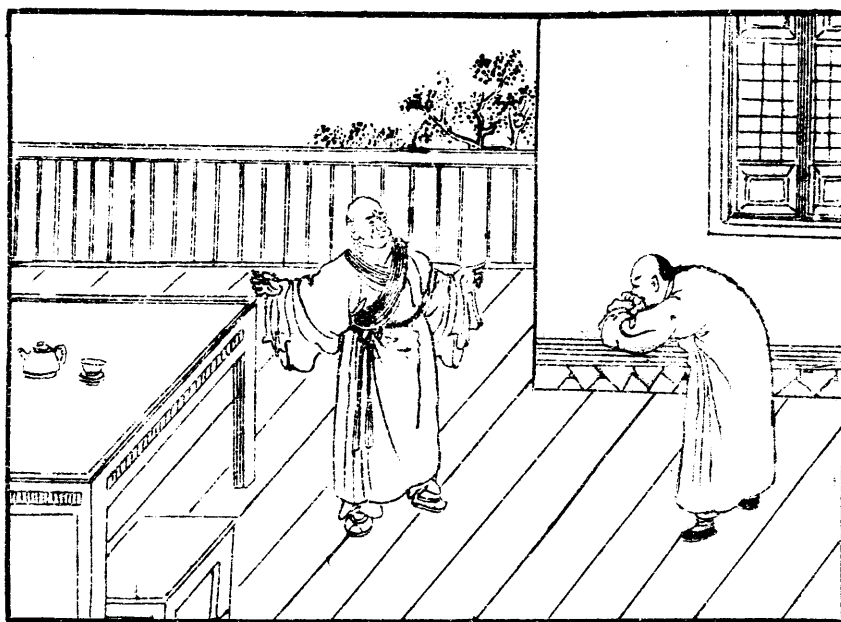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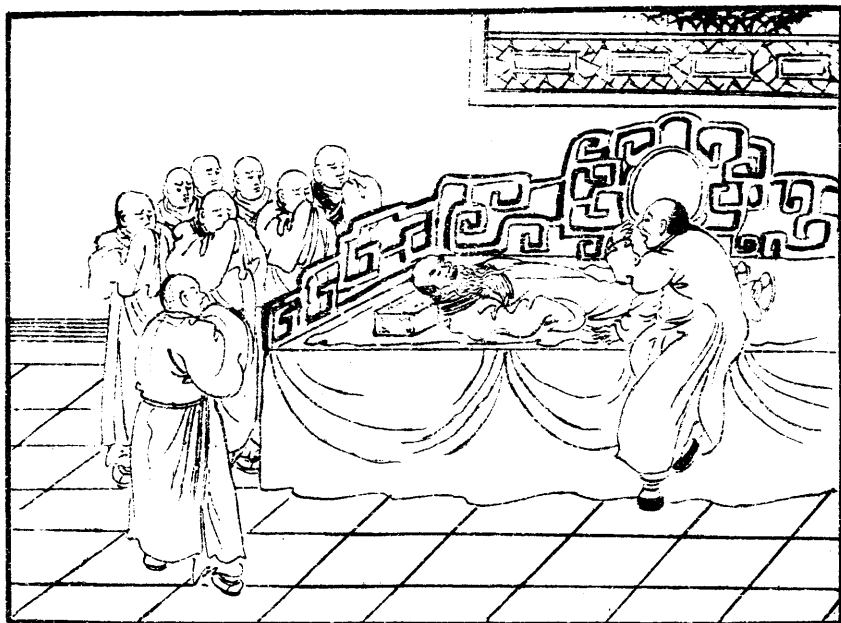
- | | | |
|-------|----------|----------|
| 第八十九回 | 數千里尋師遇怪物 | 十六年交友識異人 |
| 第九十回 | 借水行舟棄儒而買 | 以官爲賊學怪粧魔 |
| 第九十一回 | 大敵逼來飄然飛去 | 小劫難度倏焉破機 |
| 第九十二回 | 禪室談心隔牆有耳 | 高樓躡跡越屋飛丸 |
| 第九十三回 | 閒磕牙茶樓說殺案 | 一席話衙役訪英雄 |
| 第九十四回 | 明大義刀下救仇讐 | 施小技公堂鞠淫賊 |
| 第九十五回 | 遇異人深山歷奇境 | 景前賢渡海覓扶餘 |
| 第九十六回 | 悲禾黍矢志建新邦 | 禦豺狼獨力殲蠹役 |
| 第九十七回 | 遼東鶴露夜援孤女 | 狄金兒燈下馘淫嫗 |
| 第九十八回 | 狄葆興避禍隱棲霞 | 遼東鶴仗義衛居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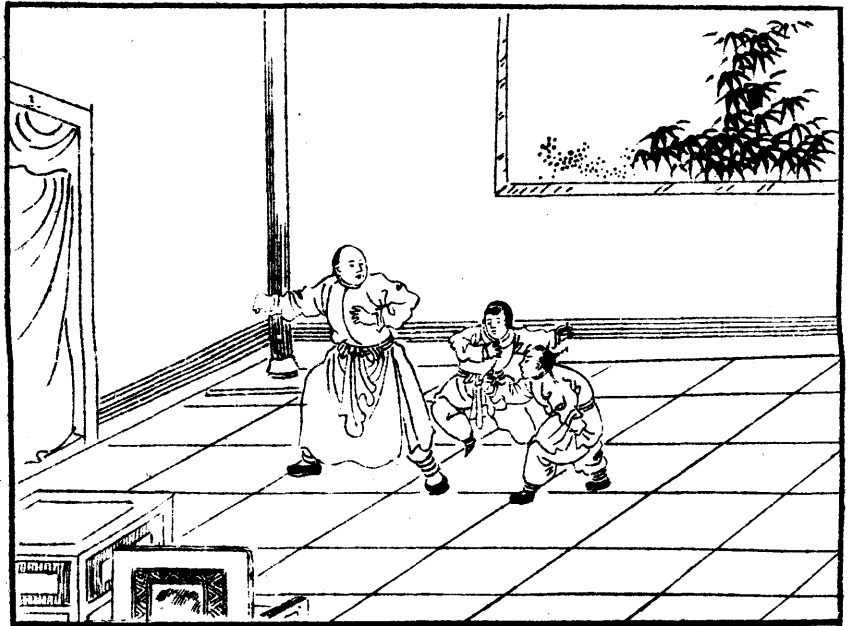
第九十九回 議葬事萬之一折衷 探旗營狄正祥顯藝
第一百回 夜入衙署師徒敵佞 獨探賊巢姊弟爭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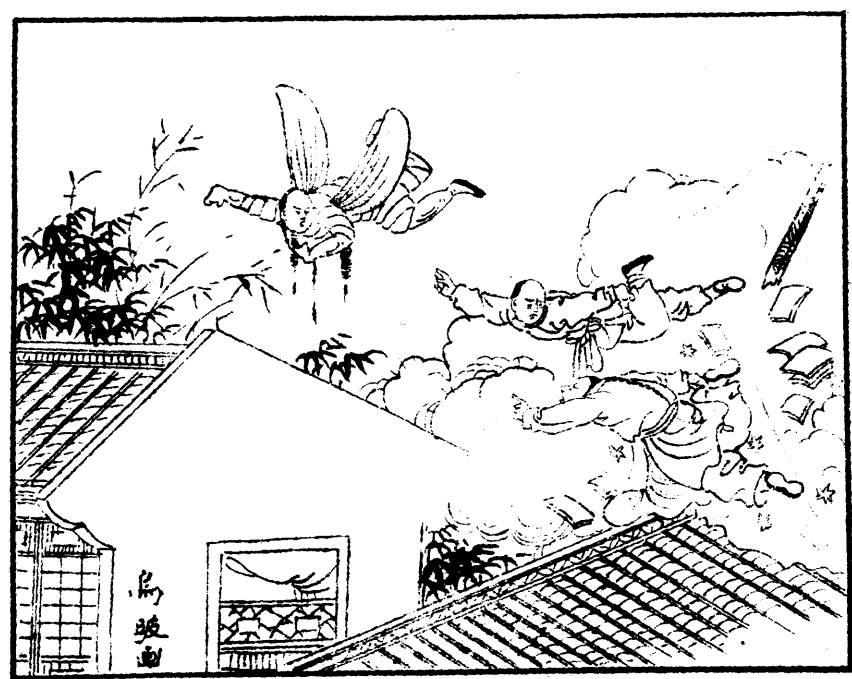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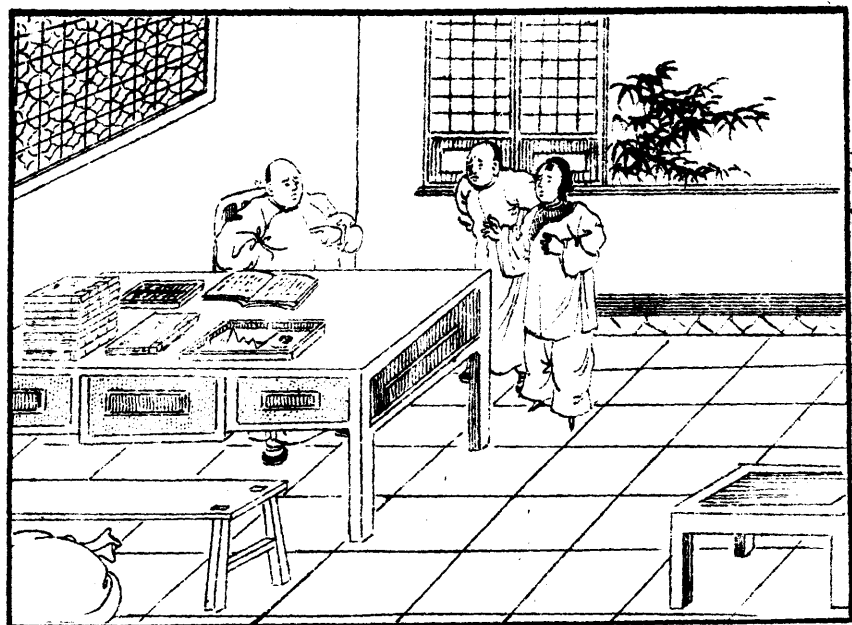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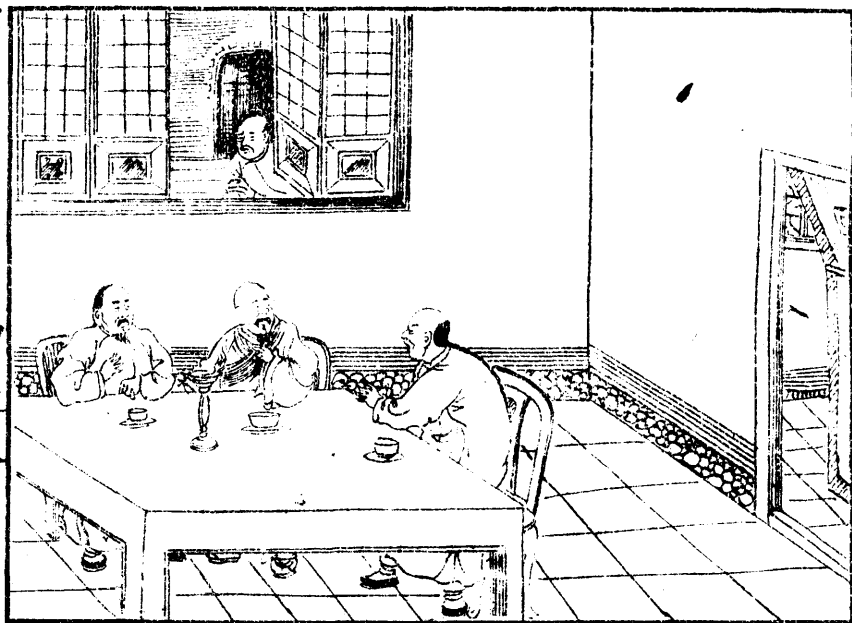
烏蛟圖

江湖廿四俠

第九十二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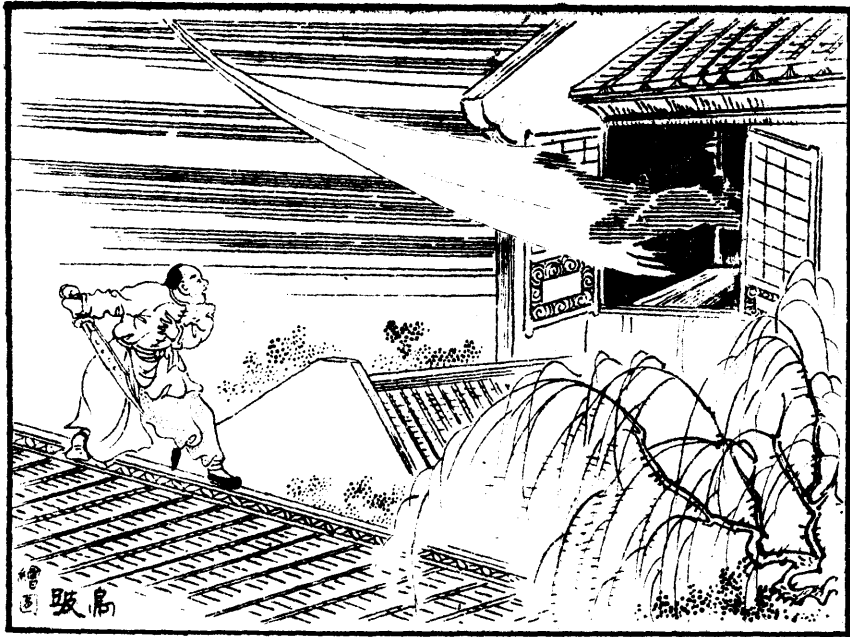


烏陂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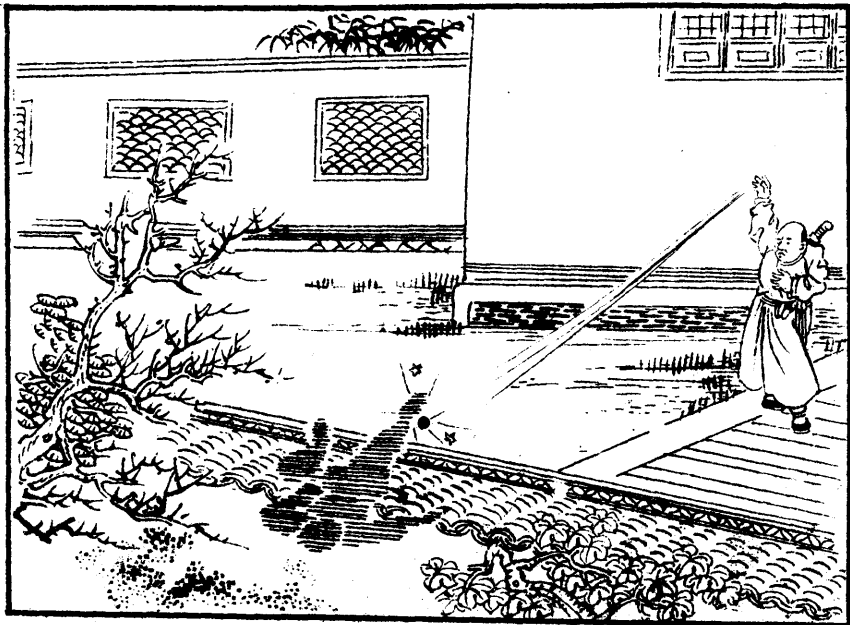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九十二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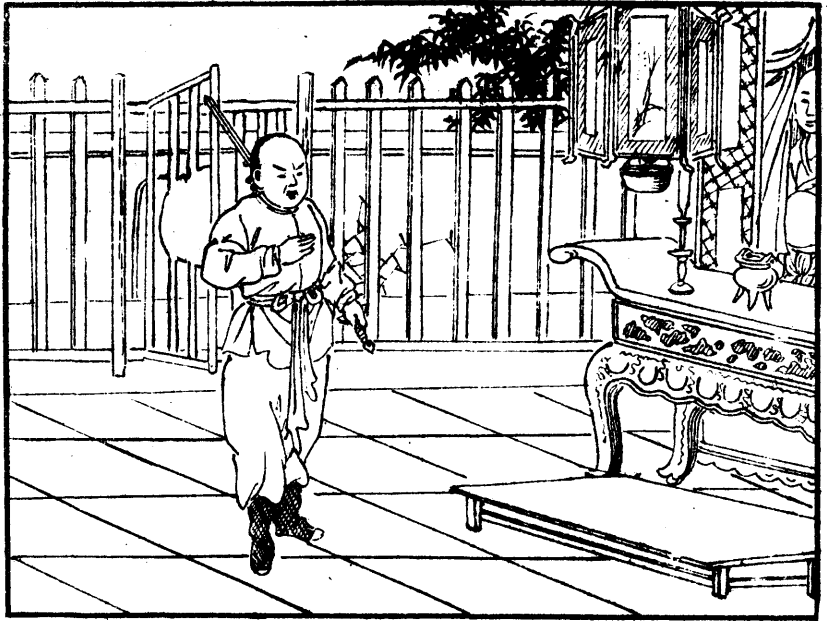
馬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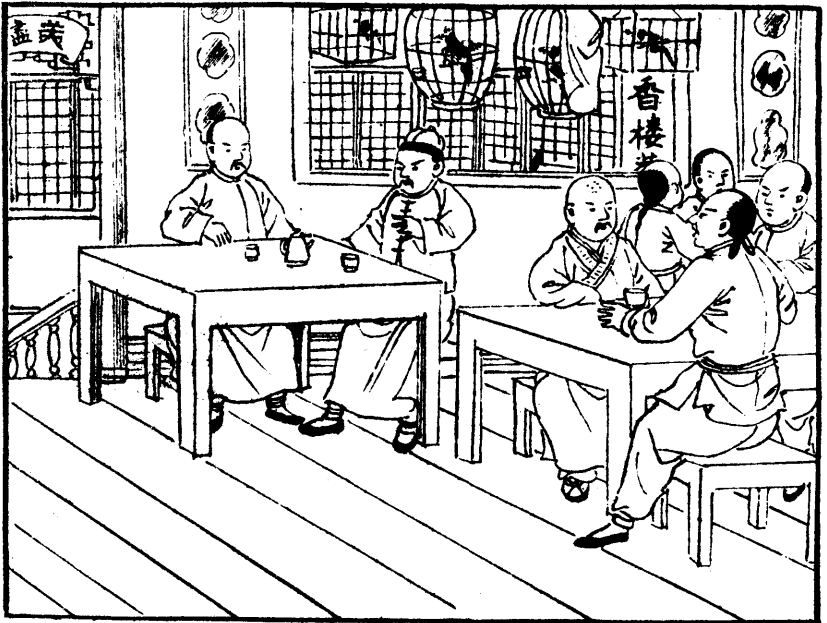
烏波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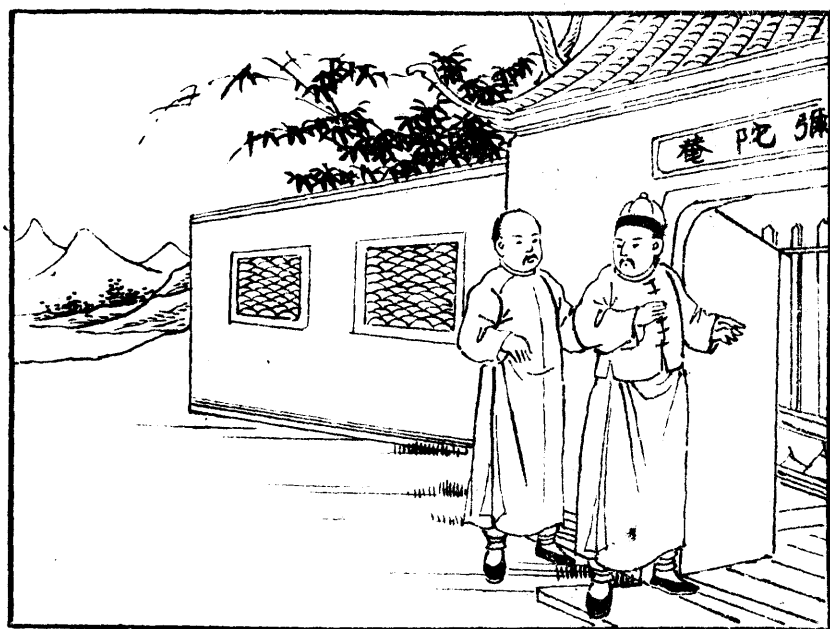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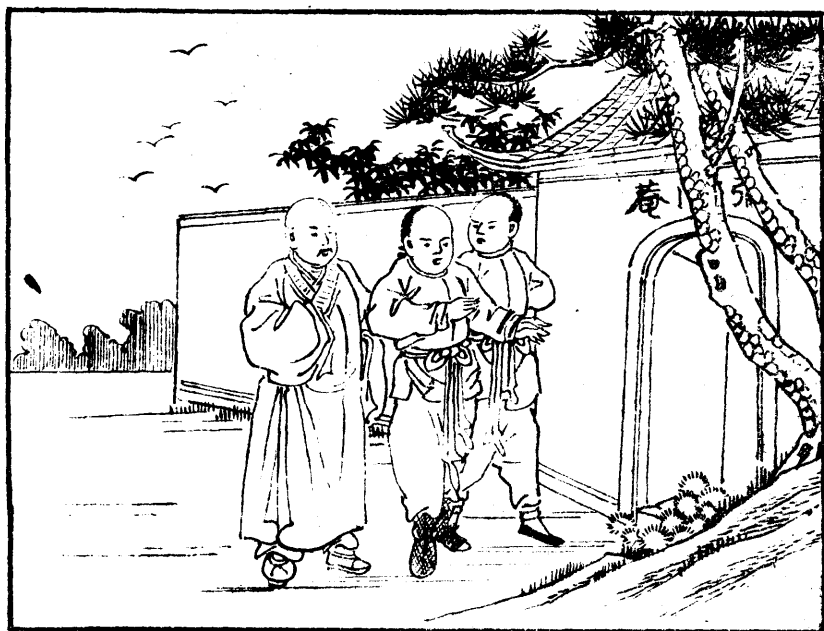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九十三回圖



烏陂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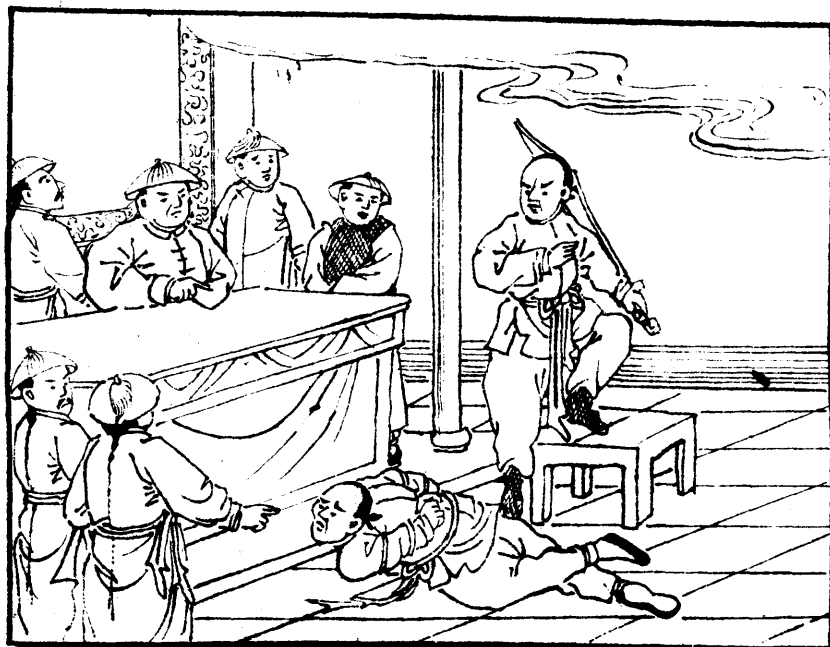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九十四回圖



烏跋繪



江湖廿四俠

第九十四回圖



烏跂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集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八十九回

數千里尋師遇怪物 十六年交友識異人

話說顧鵬黃玄子鄒雷等衆各出都門分道而去。作者無兼人之才。一筆難寫三路之事。祇好暫將顧鵬梁玄通等赴魯。黃玄子率領邱氏兄弟入豫兩事擱置不談。接說鄒雷箇人驚聞馬玄化噩耗。不遠數千里之遙。單身奔浙一路走去。那車輪馬蹄之下。他也無心瀏覽風景。曉行夜宿。刻不停留。約計半月之久。他已趕進武林城。便在頭髮巷裏先尋了一所很小的客店住宿。那店名叫做春滿樓。房屋雖不見闊大。修整得却很覺幽靜雅緻。燕京爲爭名奪利之場。其酒樓茶肆與夫客店。諸名稱多含有陞官晉爵之意味。雖賢如蕭方猶不能免珍寶昌隆等稱。謂蓋社會如此。非少數人。所可斡旋。此亦是人類之感化也。今如武林城中。以湖山花月而名市人。多含有幾分烟霞猿鶴意味。故雖俠小如鄒雷之居。其取名則極風雅。可見社會制裁之力至廣且厚。此中奧妙。卻非庸人俗子所能領會。作者關心風土人情。真精密至極。益使吾人欽佩不遑。鄒雷揀了一間很小的客房。暫且住下。當日因時已薄暮。他又在風塵勞頓之中。精神很

覺疲憊。便匆匆用罷晚餐。就酣然入夢。一覺醒來。紅日當牕。天時已經入午。鄒雷忙着起身。盥沐既畢。那店夥都笑臉進房。爭說許多西湖景况。什麼平湖秋月。蘇堤春曉。雷峯夕照。南屏晚鐘。好像是背誦了一大篇山歌兒。他等最後的用意。無非想代客人包辦那遊山的竹輿。與遊湖的畫艇。他等賺得幾百文佣錢罷了。

天下無如吃飯難。此言洵不欺。我如店夥等欲賺得幾百

文佣錢。使費即如此大。唱其山歌。可見人世間尋錢吃飯。殊不易也。此筆用筆真妙。

鄒雷也知他等用意。但是他一時尙無心遊覽湖山。

便婉言推說。現今另有一番要事。等待正事辦清。再去遊覽。那時自然要他們代僱山輿湖艇的店夥聽着。復又牢牢價預定後約。大眾散去。鄒雷晨餐已畢。便出外尋找他恩師的遺柩。出門之後。却分辨不清道路。復又暗想黃鄧二女俠的報告。暗自不禁的叫苦道。哎呀。俺也真是急昏了。當時祇聽他倆說。馬師病死在武林城裏的客寓之中。並未詢問這客寓的名兒。與那客寓的地點。這杭城浩如淵海。這又從那裏尋找得出來咧。躊躇了半晌。卒無辦法。祇好使那遇店便問的辦法。去向海底撈針。如此直跑了五六天。絲毫也不見影響。鄒雷急得忘餐廢寢。不知怎樣纔好。復又八方尋問。也問不

出什麼影兒。一日也是天緣湊合。他又跑了一天之久。依然尋不找頭腦。此時頓覺中心饑餓。抬頭見路旁一座淨素的飯館。他便直奔進去。也不管是什麼座兒。他便揀尋一處幽僻所在入座。急忙要了一客家常淨素飯菜。一面喫着。一面再看那飯店招牌。乃是菜根香三字。轉又想到。此地乃是淨素的飯館。吾師他茹素多年。或在這地詢問。可得着他老人家的蹤跡。也說不定的。

欲知心裏事。但聽口中言。彼一心記念恩師。則無事不覺。與其恩師皆有關係。此全是一種心理作用。作者真能領會出來。

便正想堂倌進來詢問。掉臉再看鄰座之中。一老翁與一老僧對酌談話。二人年歲

都在五旬以外。彼此滿臉之上。都現出幾分慈悲神色。一望就知都是仁慈長者。

此處暫點

一筆接看下文便知接聽那老長說道。慧仁和尙。前次的事兒。倒真多勞你費心了。那一筆存費。應

須多少。並前次那些種種用項。請你開一篇清賬來。俺如數給你。俺費芝齡雖屬老年。却性情急燥。似這等欠賬。俺擔負在身上。一日不清。一日就覺心坎裏發急。你雖然對我放心。俺自己却有些放心不下咧。慧仁說道。雨菴兄。你這話。却說得大錯啦。這樁事。你也是一種慈善的舉動。况俺與他乃是同門。你花的錢鈔。也不在少處。這些須小費。

就算俺盡同門之心。不是應該。何能再向你討賬咧。費芝齡連連搖頭道。這可不能。就是俺所花的那些錢鈔。雖然俺是盡朋友之心。古人本說朋友有通財之義。不必再分彼此。但是那位鄭先生說。他說死者一生一世。不願白使人一文。況這等使費。近於慈善施濟。反使死者不能安心。他說這次回來。必定要如數還給咱們的。因此有這一段說話。俺祇恨與死者的交情太淺。不便再說什麼。

死者究竟是誰。閱者此時應該明白。

真到他等還錢之後。

俺再另想一法。橫豎俺總將這五百兩銀子。在死者的身上用盡。也就算得盡俺的私心啦。慧仁笑道。雨菴兄。你既能盡朋友之心。俺就不能盡朋友之義嗎。費芝齡笑道。你與他素不相識。怎好說得上友義咧。慧仁笑道。咱倆同是佛門弟子。雖素不相識。也可以稱得友義的。二人說說笑笑。店夥又着送上酒菜。他倆便隨意喫啣。慧仁又問道。聽說他有個在家弟子。本領非常高強。不知現在何處。費芝齡點頭道。不錯。可惜俺已忘却他的姓名。

此人是誰。鄒雷聞之不知應作何等感。想費芝齡豈真忘却姓名。耶。恐怕未必。

那姓鄭的前往。就是尋找他的。聽說他還有許多很大本領的兄弟夥子。都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英雄豪傑。這次都要趕往的。

復又說道。大和尚。他那靈室之中。還得請你打掃打掃。大概早晚之間。說不定就有人趕來咧。千里征人近在咫尺。惜半各不相識。此等對臺戲演來。煞是好看。那時落得他們贊讚一聲。也是咱們的面子。咱們關

心也對得住死友了。慧仁點頭道。這個自然。恐不待你老操心。俺自然辦得好看啦。費

芝齡接着飲了一大杯酒。復又長嘆一聲道。嗜似這等好朋友。可惜相識太晚。這也是

俺的佛緣太薄啦。慧仁接說道。你老不必如此吧。如俺與他。雖同列佛門。始終祇仰慕

他的大名。不曾與他交談一語。這又如何懊惱咧。費芝齡與慧仁和尙。究說誰歎若等。固知作者亦知不知。鄒雷聞言可能預知。閱者齊是敏慧

之人想亦可知。余確已知。但不能越俎代庖。在作者未寫明之前。而先說知也。一笑。他倆正在嘅歎之際。鄒雷實在聽得忍耐不住。便起

身向那二位老者。對行了一個拱手禮。方接問道。二位老前輩所說的。可是那白眉和

尙馬玄化麼。他倆聽說。都很覺詫異。費芝齡便轉問道。你問他做甚。鄒雷聽他的語意

之中。已知得着他恩師死後的下落。不禁欣慰。復想到他恩師的遺容。宛在。又不禁悲

從中來。那神色之間。狠現出一種淒慘的形狀。急自報姓名道。俺就是他的受業弟子

鄒雷。現因驚得鄭虬老世叔口傳的消息。方知他老人家。已經佛化。特地趕來的。惟因

俺在京城。鄭世叔現確病在曹州府。其間並未見面。乃是另由別人所傳的消息。故因一時倉猝。未能詢問得恩師身後的所在。今來此已多天了。八方詢探。仍不得蹤跡。今天也是天緣湊巧。確遇着二位老前輩。如今恩師遺柩現存何處。尙得請二位老前輩領去……他纔說到這句話。接着拱手又長施一禮。兩行眼淚。簌簌價直流下來。嗚咽不能遏止。最後的那句話。忽被那一口哀怨之氣。梗塞在喉中。再也接說不出來。費芝齡與慧仁和尙。見此形狀。也不禁的鼻酸了一陣。大爲感動。慧仁忙起身說道。外號人稱霹靂子。可是你嗎。鄒雷便伸手拭着眼淚。連連點頭道。那正是俺。空負微名。自問真慚愧得很。慧仁驀地大喜道。俺久慕多時。今纔得見神采。這真是素有前緣咧。他三人談得高興。便合攏在一處。費芝齡便招呼那飯館兒的櫃上。復又新添四色拿手的素菜。吃喝起來。彼此便談馬玄化身後之事。鄒雷這纔明白他恩師身後的景况。原來馬玄化鄭虬二人。自獨虎莊與鄒雷等衆。分別而後。便偕鄭虬二人。直向南行。此乃第五十筆挽來不見絲毫喫力連合一氣亦不現絲毫沿途並不停頓。就向這杭州城趕來。他的私心所

痕跡此等用筆非具有扛鼎之力者孰克臻此

九章之事一

繫。雖是急想遊覽湖山。藉此休養一二年。減少些風塵中的污濁之氣。但是他還另有
一種計劃。因為鄭成功張煌言等。失敗而後。尚有許多殘部。分散在浙境温台衢處等
府。隱伏不敢現形。因此馬玄化的本意。確想聯合彼等。佔領一處新地盤。若動時。就可
向北進攻。若靜時。也可以閉關自守。他等流散在四方的同人。都免得淪落風塵。大家
皆可聚合在一團。彼此並能保全實力。所以一直奔到杭州。便向温台衢處各地。繞行
了一周。誰知那夥人。皆因衣食等事。日久不能維持。漸漸的風流雲散。馬鄭二人。風塵
跋涉。總算撲了一個空。無已。祇好仍歸到杭州。便下榻在清泰棧。這就是費芝齡所開
的客店。實行那湖山風月了。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如馬鄭二俠此次乘興進行掃興而退。正中此說。亦可見天下事真難如願也。不料馬玄化
休息下來。纔混過四五天。周身頓覺不甚安適。這也是他風塵勞苦。平日感受的風寒
濕熱。此時發洩出來。那馬玄化雖因修養的工夫很深。不易染病。但是年歲畢竟漸入
老境。精力也漸覺衰敗。往時些小疾病。雖能忍受。這時可就忍受不住了。因此他初病
之時。尚不覺意。有時尚抱病遊湖。不少言倦。那費芝齡本也是個血性男子。他世代雖

是營商。本身却很喜交友。祖遺的產業。倒也汔可小康。不感衣食的困苦。但他開設的清泰棧。却因交友開辦的。並不專想在這客棧上發財。故那南北江湖上的英雄。風塵中的豪傑。他無不知名。並有許多與他結爲金蘭之好。迨馬鄭二人進棧之後。彼此却談得非常合意。雖然相交不久。彼此共得真如自家兄弟一般。當馬玄化臥病之際。他便忙着請醫炙藥。非常殷勤。遇事並不忙在鄭虬之後。不料馬玄化一病纏綿。轉眼已經兩月之久。客囊所蓄。並無多錢。加着客店中日用浩繁。早已花費乾淨。此時他的病勢日深。就是想掉歸舟。奈何他已不能行動。鄭虬也曾相遇。馬玄化他是無家可歸。雖然那淨土寺。可算是他的歸所。然他回去養病。未必比較清泰棧方便。況他的行動已覺不便。就是急急趕歸。那中途也很難照應。加着費芝齡非常優待。房金食費。從未還過分文。有時知馬鄭等金錢艱難。尙十兩八兩的。不斷送給他等使用。最後那些醫藥等費。以及一切零花雜用。直接招呼在賬房支取。他全家人等。日久也與馬鄭等。如家人相似。不斷的奉侍湯藥。異常親密。那馬鄭等私心尤感的。自他倆進棧之後。非但未

曾使用分文。轉用却費芝齡的銀錢。已有二百金之鉅。費芝齡全家大小並未說一句怨言。且常勸馬安心養病。他言語之際。已說道祇求病者安全。就再化三千五百銀錢。也無妨碍。即使不幸另有變相。那身後諸事。更外不必勞神。他一手可以承辦。並託一生一死。乃見交情。銀錢又算得什麼寶貴之物。包管辦得不使人遺憾的。馬鄭等聽說感激費芝齡全家的盛情。他心越加難受。此全是一種天良所使動也人之異於鳥獸者即異在此點馬鄭等身受此種厚待祇知感人而不知自愧則不得稱曰俠義之士矣最後惟望早日安痊。減輕費芝齡之累。或另籌他款償還這一筆款項。倘能加倍奉還。方覺問心得過咧。其意良佳奈何不能稱心如願此天道之無知也抑行俠尚義之士應當如此結果而不能遂願耶善惡之間如此鄭倒宜乎市人作惡無思以爲行善亦未必得良好收場也噫誰知天命難如人願。馬玄化的病勢。却日加沉重。眼見醫藥無靈。馬玄化也自知無安全的希望。於是病榻之間。時以累費爲念。並說倘有不測之禍。這一篇用項。必遣囑他的弟子鄒雷。設法歸還的。費芝齡此時仍是厚待如初。不使他倆感受那金銀痛苦。並說許多寬心良言。勸馬安心養病。又久。馬玄化便要移居寺院。不願再住在清泰棧中。此時馬已視死如歸蓋欲死在公共處所免累清泰棧受死人之累此非馬出世多年仍不破生死之幻想蓋爲費計免得累友斯亦馬玄化之一番苦心也無奈費芝齡堅

持不允。總勸馬安心修養。並告鄭自有辦法。未幾馬玄化果佛化而去。費芝齡全家與鄭虬之哀慟。真如傷却自家手足一般。那傷感之情。真一筆也寫說不盡。當馬死後。費芝齡便援佛門之例。將馬玄化厚殮起來。因馬臨死的遺言說他死後。無論火化土葬。暫且緩辦。大概玄門兄弟。或他的至友。總得有人趕來的。那時再由衆吩咐便了。費芝齡遵守他這番遺言。便收殮停當。就寄在慧仁所主持的彌勒菴裏。一切用費。並未勞鄭虬代籌一文。全是費芝齡一人擔負了。慧仁亦因久仰白眉和尚的大名。今見費芝齡對友。這般俠義。他對保留馬玄化的遺骸。也就非常敬重啦。顧鵬黃玄子等晉京而遇裴世勳蕭方與馬玄化鄭虬莅

浙而遇費芝齡慧仁獲益相等孰謂湖海中盡利祿之僧而無一二好人耶

讀此益使吾儕征人遊子私心大慰要知世道固險而終必遇待好人也

再說馬鄭二人。客住清泰棧之初。那杭州城裏。曾迭鬧出幾件無頭大案。那富有良善之家。或金銀珍寶。入夜就不翼而飛。或貞淑婦女。姿色娟秀的。時於夢中被人污辱。奸淫之後。或剖其腹。或挖其心。舉凡大家小戶。幾無一不家。可以倖免。由此那杭州城裏。雖是一省的首郡。每夜不是甲家鬧失金銀。就是乙家鬧傷人命。甚至那巡撫司道各衙門之中。也時鬧這等怪事。

費芝齡的親友之中。受此之害。已經五度了。就是這清泰棧裏。當馬鄭等未來之前。也曾失去三千兩客款。尙是費芝齡賠償了事的。全城內外。鬧得風雨飄搖。雞犬都不能安靜。初那受害之家。尙報官追案。日久家家受累。夜夜不空。報官也是無益。就是官吏也無可如何。祇好敷衍其事。倘若追案緊急之家。尙要受他第二次比較厲害的蹂躪。所以那些遭劫的住戶。無論傷人失物。祇好隱痛在心。誰也不敢再尋煩惱了。那個怪物。每夜他光臨的所在。必留下一枝絨緞的粉紅桃花。斜插在牕櫺之上。無一遺漏。羣衆見此。明知他是個江洋大盜。但是無可如何。誰人提着這事。都有些談虎色變。馬鄭等得此傳說。本想出手。除這一方之害。無如馬玄化二豎災臨。卒至一病不起。故馬對此事。雖死亦耿耿於心。他彌留之際。曾向鄭虬提到這事。如朋輩之中。倘有來杭的人們。首先須捕獲此怪。既可爲地方除害。亦可爲他新友費芝齡報仇。並可代結他未了的心願啦。其他如共籌巨款。將費芝齡實用之數。以及應付的房金飯款。必須如數付清。他死後方纔瞑目。復留下一篇遺書。留交他的愛徒鄒雷。分送他各處友朋共閱的。

除却堅持初志。恢復漢業之外。也將這兩件事。附列書中。並說如念故人。必將書中之事。一一辦到他死。也是在九泉含笑的。馬玄化臨死之時。本將這書。交給鄭虬。迨他後已辦理清白。鄭虬本想仍往杭州。先除此害。恰巧雍正帝暴死之信。傳遍全國。他想京都必有很大的奇變。玄門諸俠。也必紛紛北上進行。又想這事較爲鉅大。於是將他等應謀諸事。密向費芝齡說明。費也極力勸他北上。當卽又代籌了二百兩路費。促他速行。鄭虬此時也不便再說感謝。

古賢云小情可謝大情不可言謝因受之惠非空言感謝所能酬報要知彼雖不言謝而其日後之謝必鉅且厚也

復將馬

玄化的遺書。交給費芝齡代爲收存。恐有他人前來。若是馬的舊友。就可將這遺書。給他觀覽的。况他等與鄒雷分手之時。鄒雷本說南來。探詢父母的蹤跡。倘若他路過此地。豈不就可直交嗎。轉又想到京都此時。必特別戒嚴。諸友也恐不易前進。那杜橫魯處。乃是他等聚會之地。這時玄門諸俠。必定都在杜寓聚議。默忖既定。方辭別費芝齡。慧仁二人。一直向曹州府奔去。這都是既往之事。費芝齡便向鄒雷詳說了一番。鄒雷免不得又傷感了許久。天色不早。便由費芝齡付給飯賬。就引着鄒雷直往彌勒菴。此

時鄒雷撫棺大哭。直昏暈過兩次。後經費等一再勸慰。方纔息止。鄒雷當時換了孝服。是夜就宿在靈側。次日費芝齡送書前來。勸他遷入清泰棧居住。鄒雷立意不肯。最後遂自春滿樓移住在彌勒菴裏。日伴師靈。朝夕焚香化紙。如孝子一般。費等從旁冷眼看着。也都非常敬愛。自此反累得費芝齡。每天不論有事無事。也來這菴中。伴鄒雷閒話。慧仁却也時在馬玄化靈前。他三人日聚一堂。倒也不感寂寞。一日。費芝齡約鄒雷前往觀潮。他三人方出菴門。忽見他隔鄰一所燒餅店門首。擁得人山人海。再看那店的屋梁。已冲毀傾折。一般觀衆。都仰向長空。朝東望去。並紛紛說道。真厲害。這是人還是神咧。他等聽說。也向東仰望。祇見白雲深處。好像有兩個人影兒。直入凌霄。大不盈尺。彷彿鸞鷹逐燕。排空飛去。他等也看得不知其故。恰巧那店主也在門首。慧仁便向他詢問事由。那店主便長歎一聲。欲知他說些什麼。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日劫人財。日奸民女。且日害生命。如宰雞屠狗。而不破案。其行爲固怪。而其能力。亦不平庸矣。大宮巨吏。竟無如其何。此彼之能力通神耶。抑若等官吏。

無用耶。天下真有此等怪異之事。殊令人觀之神往矣。

第九十回

借水行舟棄儒而賈 以官爲賊學怪粧魔

話說那彌勒菴東鄰的燒餅店。祇有矮屋三椽。乃是個很微細的生計。若談到他的年歲。却也經過五十餘年。若有人修杭州府志。倒很可列入貨殖傳咧。這店初創的主人翁。姓狄名大奎。係河南光州人氏。這年河南全省赤旱。雜糧正穀。皆顆粒無收。狄大奎便偕同髮妻紀氏。葆隆葆興二子。逃荒遠離故里。按狄大奎本非富有之家。自幼讀書。因迭遭父母雙亡的劇變。家貧不能成業。少壯廢讀。便在村市間。教授十多箇蒙童。勉強餬口。文人侘僚有志難償此最是吾儕讀書人至慟心事復經赤旱的荒年。怎能撐持得住咧。這年鄉人因顆粒無收。各使自家子弟。紛紛退學。他舉家因此。大受恐慌。於此偕妻率子。離家逃難。狄大奎逃荒的初意。原想在鄰省謀一席之地。度過荒年。再回家恢復他教書的生計。誰知他經過鄂贛兩省之地。就不曾遇着絲毫機會。不得已便吹吳市之簫。沿途乞食度命。古云天無絕人之路。夫人爲萬物之靈。若非好食懶動之徒。與夫狂嫖濫賭之子。而克勤克儉者。決不至於餓死古語又云。天不負苦心人。但如狄大奎者。又何至吹簫乞食耶。此亦世間之不平事也。直流到杭州府裏。誰知五臟神尙未安靖。又鬧了個二豎災臨。他夫婦二人。都寒熱大發。病勢極

凶。夫婦呻吟對病。二子皆幼。却啼饑號寒。哭鬧不已。似這等生活。真有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苦。此等景况。市人多各於時運不濟。然以余觀之。咎不在此。一則因吾儕普通生計。特無秩序。而經濟亦無確定之條理。又加生殖浩繁。生利不能分擔。責任今如狄者。一人謀利。則四人分受。加以狄之生活能力。本不甚高。寒士之窮氣。又安得不受經濟所窘。苟使分力經營。以個人爲本位。男耕婦織。二子亦不使閒居。再限制生殖。如不蒸蒸日上。吾不信也。所謂以一人自養。則有餘。養衆自不足。又與命運何尤哉。他倆大病的時節。正在彌勒菴門側。那廣簷之下。借蔽風雨。此時彌勒菴的方丈和尚。法名通濟。乃是明末的一個顯官。坐擁厚資。兒女累生不存。他早感人世毫無樂趣。清帝入關定鼎。他便看破紅塵。將所有的財產。全數建築這彌勒菴。自任這菴中的方丈。拜佛誦經。享受清福。自此樂善好施。每年救濟窮苦等人。着實不少。這年他已九十有二歲了。當狄大奎夫婦。同來托庇的時際。那菴中僧衆。都說他夫妻老小。不便在這菴前栖身。有污佛地。頓時就要頒佈逐客之令。通濟大和尚。見狄等乃是個逃荒的難民。且又是個讀書寒士。一時大發慈悲。就將東鄰的三間矮屋。暫借給他等居住。復又給他等許多柴米。以及零錢破衣。狄大奎夫婦得此接濟。眼前的饑寒。就算得維持住了。通濟復又接濟他們。醫藥等費。他夫婦二人。因此疾病也漸次安全。恢復他等逃難時的

原狀。

山窮水盡迷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狄氏夫婦之病受風塵勞頓因感冒霜露寒熱而起然多數仍受飢寒衣食所逼之故今得通濟之助既有托身之地衣食又可維持現狀心寬體健故其疾病自易安全矣

他等感謝通濟的再造之恩。真不自知應當怎樣的酬報方好。咧。光陰迅速。不覺已混過半年。這半年之中的生活。全賴通濟一人接濟。日久時常。狄大奎自覺也過不下去。夫婦二人時常做生活上的籌劃。無奈根本太枯。離家又遠在數千里之遙。就想再招幾個蒙童。一時也非易事。自此咎嗟歎息。終日仍是緊皺眉頭。依然想不出一條妙策。一日。通濟適在門外散步。忽見他夫婦二人。那般形狀。便問其故。狄大奎見事不能隱瞞。便將他夫婦的心事。直說出來。接着又說道。承大師傅這般厚恩。愚夫婦怎敢別懷他意。無奈依人調濟。終非長策。俺倆的精力。日見衰敗。兩兒的年歲。又日見增長。就想怎樣發財。酬報大德。祇見咱們這一家大小。總得想個自活辦法。長久專恃大師傅維持。大師傅雖無異言。咱們自己問心。也太覺無人世的樂趣了。通濟聽說。便點頭微笑。默念了一聲佛道。善哉。善哉。你就沒有此心。老僧也想與你籌劃的。想你遠隔故鄉。就趕回去也無辦法。此地又是一省的首郡。人才濟濟。江浙又是文化之邦。你因方言

上的限制。若想教授幾個蒙童。恐怕也很不容易。除此而外。你可有什麼辦法咧。狄大奎聽說。呆怔了許久。方說道。文士寒酸。俺也狠知那一隻禿筆。搖不下多錢的。此狄大奎之牢騷歎。

抑作者借口說話而作憤激之語歟。此說沉痛之極。亦爽快之極。吾儕特文。自活者。豈上帝有意酷虐耶。抑吾儕自尋苦惱耶。吾閱至此而太息無言矣。

但是做工俺又無縛雞之

力。營商大則自知無此本領。小亦沒有本錢……通濟不待他說完。急點頭說道。你說

得極是。老僧也曾代你籌謀過的。如老僧的意見。營商並非猥賤之事。咱們憑着苦力

掙錢。就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君子。此翁年歲雖老。而志趣極新也。俺看你若肯喫苦。還是從小處營商。得

手也可以快些。若說到本錢。祇要你拿定主意。不拘多少。老僧還可以設法。你却不必

勞心啦。狄大奎益覺心感。不禁淚珠兒簌簌流着。如飛泉暴湧的一般。狄大奎此自驚喜反

用意所在。要知感人情義與恩德。小則言謝。大則不知言謝矣。進一步言小則可喜。大則亦不自知其為喜矣。蒙

感至深。自是刻入肺腑。因受人之恩與德。不禁而牽及自己肝胆。故轉覺不能驚喜。而反覺易動不能展志之傷

感。於是悲從中來。莫能自禁。古人所謂感激涕零。此是一種最深刻之心理。亦是吾人良心上應有之發動。作者用筆實獲我心。此真是精通心理學者。半晌方說道。俺感受深恩。已無言可說了。何能再累設法籌錢咧。通濟搖頭道。大奎兄。你這話可說得大錯了。正因

怕長久累我。維持生計。方甘心勞辛。去將本求利。日後你倘能得手。豈不就免得老僧

代你憂慮嗎。若說到銀錢的關係。老僧深信你是量體裁衣。必不肯向我籌去任意揮霍的。那時你真尋得厚利。這本錢確能還給我的。借水行舟。這不過是一時的活動。難道說。老僧給你設法的本錢。你就不想還我嗎。這句話方將狄大奎提醒。默忖這確是一種辦法。便不再說他話。他倆計議了一番。狄大奎自想。祇有燒餅店尙可做。獲利雖然不多。那事業簡單。況他等北人。對於打餅做餠。乃是家常便飯。由是一家大小。都可以合作了。讀書人所以不易發財者。即害在窮氣太大。不肯自卑。吾人欲言志節。此固是書生之美德。而論事業。此亦是書生應該窮困之通弊也。今狄大奎受經濟教訓。與夫通濟和尙之佛化。而能以教書老夫子之資格。屈而自打燒餅。此已是財運將至矣。更因此而使舉家合作。不令一人閒居。此尤其是發財之先兆。吾儕酸丁寒士。苟人人能如狄大奎之豁然猛省。彼一般窮措大。必轉瞬而富家翁矣。狄之得法。何等倥傯。他便與通濟商辦此事。通濟也極以爲然。當卽代狄籌設了二百串大錢。復又將那兩間矮屋。永久借給狄大奎居住。狄大奎得此援手。次日就脫去長衫。改衣短服。夫婦二人抖擻精神。合作那勞工長力的活計。再說他兩個兒子。年紀三十二。也快到可以勞苦的時候。便不再使他倆讀書。就共同在店裏。忙着揉麵燒火。真是夫妻兄弟。克勤克儉。沒有一個安閒。通濟從旁看着。也很覺高興。如此忙了一年。合家都忙得食

飽衣暖。年下算賬。除却一年用費。足餘着一百五十串現錢。合家大小。好不高興。急將通濟代籌的本錢。如數歸還。次年便推廣營業。燒餅而外。還兼代賣茶。以及街市上各

項銷的糖果。

不知有牛乳糖與咖啡茶否

門面也修理得煥然一新。瓦爐土灶而外。也增設了許多座

位。狄大奎便想了一個茶館名兒。叫做聽潮居。因為他地處在錢塘門側。每次那些錢

塘觀潮的人們。皆須從他門前經過的。便請通濟和尚的法書。揮了一塊橫匾。高高懸

上。自此那些武林人士。見他這所茶館。地位雖小。名兒却定得清雅幽逸。

此乃地以名傳。彼狄大奎若胸

中無幾點墨汁。必又與隆昌盛者矣。可見讀書人。仍是值錢。此處總算代一般寒士吐出一口酸氣也。

再加着通濟和尚。本是書家。揮得又非常耐看。

故凡有幾分酸氣的人們。也不斷前來光顧了。再說一般勞力的人。愛他的賣價。定得

不高。於是愈來愈衆。狄大奎見買賣日加發達。他却又更加精神。所做的餅兒菓兒。以

及種種食品。都越發巴結。雙方很命的要好。那生意自然蒸蒸日上。不滿十年。他却

賺得四五千金財產。便給他兩兒各完婚禮。儼然要做他狄氏遷浙第一世祖先。另提

出兩千串錢。充給通濟和尚。作為購地建屋的代價。

兩間矮屋。其地與房價何值。此數然則狄為書獃子。耶要知狄之夫婦父子。皆自困苦艱

難中過來者未免具此倖大之出手。夫狄之所以出此數者，非專爲購屋，乃因感受深恩，厚德藉此報酬，又恐通濟拒絕，特藉此爲詞耳。並說明這是些須微意，日後子孫

發達，還得另加重報的。誰知通濟和尚，非但不收分文，並將那房屋契券，全行送來。他

並說當初借屋之時，已決意作爲送品了。此時何能再取分文？更說明他是爲結友緣。

別無用意的。狄大奎見此，越加心坎裏不安，却又不能強迫通濟收受。最後還是狄紀

氏想了一個辦法，特地化費三百串大錢，給那位大和尚，塑了一座佛像，全身特裝真

金，高駕在神龕之上，如供長生祿位牌一般，舉家大小，朝獻淨水，夕上清香，每日全家

人等，都要參拜兩次，祈禱他大恩人萬壽無疆。藉此聊表敬意。因此是愚夫愚婦之舉動，不值識者一笑，而其感恩圖報

出自真誠，決無纖毫虛情假意，此可見信於人。吾人從道德上求人格，首應求其真誠，不僞。今如狄氏夫婦，不自薄其識，薄弱耳，而一片至誠之心，乃是從真字之下發現者。吾人應憐知識欠明，但不能薄其人格，差錯也。

此又實行了三四年，真是未見他一日隔斷。再的那通濟大和尚，直活到一百十八歲。

方溘然佛化。狄氏全家，見通濟和尚死去，那一番哀慟，如喪考妣，相似的一筆也寫不

出。他全家的慘狀，那通滿和尚佛化而後，彌勒菴方丈一席，當即傳給他的弟子智明。

接替主政。誰知這個方丈，誰智不明，固無什麼惡劣行爲，敗壞佛門的戒律。但是把那

金錢看得非常寶貴。雖自在佛門。却事事都想借佛生利。

我佛所謂五蘊皆空。金錢更屬污濁之物。智明如此行爲。實一重利盤剝。

之小人。雖酒肉和尚。亦不若安得能稱佛門弟子。苟使長久主政。彼彌勒菴。真變爲污穢之地。豈清淨所可云哉。

左右衆僧見方丈既這般好利。他也樂

得從旁沾些油水。由此那一塊乾淨土。早已鬧得銅臭薰天。可憐那幾尊大佛。時常鬧

得斷絕香火了。此時他對那聽潮居的兩間矮屋。早想收歸菴有。無奈狄大奎與通濟

和尚交誼太深。他尚不敢動手。但是隱忍在心。時時記念這事。誰知未隔兩年。狄大奎

忽遭厄運。老夫婦二人相繼並死。這年江浙等省大鬧瘟疫。未滿三月。狄葆隆夫婦也

追隨父母而死。最後狄葆興尙天殤了一個獨子。那一年之中。接死了他祖孫三代。老

小五口。

此等現狀。舊說歸咎於命運。新說歸咎於不衛生。彼舊說固屬茫渺。而如新說則如貧苦社會之中。不能潔淨者。殊夥。未必盡如狄氏之連遭大喪。似此新說亦未必盡是。然則如狄等之現狀。究竟屬於何

說。耶。祇餘狄葆興偕同他髮妻冉氏。並領着一女金兒。年纔九歲。一姪正祥。年祇四歲。接

着又遭了一場火劫。便將他兩世所蓄餘資。這迭打了兩下連槌。已將他槌得十去八

九。恰巧那智明和尚乘他這正走敗運之際。便向他索回住房。

此等尖剝之事。豈佛門弟子所應做者。而智明竟然做之。

此是狄氏不運未通。應遭此厄。歟。抑智明有意締造孽因。俾使日後身受惡報。歟。此二說必占其一。吾深願閱者一加公判也。

今且不論那最初通濟和尚的美意。

應否退還。就似現狀而論。狄葆興迭遭大故。又經火劫之後。新屋方纔落成。又怎能兩手奉送出去。因此就與智明和尚糾纏起來。復又經官判斷。幸喜狄氏父子的鄰緣甚好。最後由四鄰出來公議。纔決定由狄葆興籌給他二百串大錢。彼此永斷關係。狄葆興既因公判。雖然籌款。祇得八方設法。如數付給了智明。由此他與彌勒菴就斷絕來往了。回頭當年雙方何等義氣。今結束如此實足令通濟不瞑目也。金錢之害真烈如猛獸矣。詎知智明自此而後。未隔三月。忽地得了個心痛病。每發動時。心如刀刺。點水也不能沾牙。狂呼惡叫不止。三日一發。五日一發。直延了兩個滿月。週身已骨瘦如柴。不能起榻。延醫求神。百般無效。日久精力衰危。躺在禪榻之上。時時乾叫。絕命的那一日。祇聽他在禪榻上。惡吼了一聲。就瞑目死去啦。佛家因果此必是一種果報也。然而冥冥之中。彼是通濟和尚索命。抑狄氏三代歟。此又不可解者。智明死後。彌勒菴方丈一席。遂由僧衆公推。於是全體推舉慧仁主持。按慧仁方丈。乃是通濟和尚暮年剃度的弟子。他天性好俠尚義。一切行動。都遵守他師傅的法規。不敢少越軌範。尤好交遊。但是沒有苟且的行動。當通濟佛化而後。僧衆本想舉他。無奈慧仁以年幼堅辭。不願與他師兄智明結怨。所以

退讓一步。今既主政。便將智明種種惡政。一掃精光。仍舊恢復他師傅的規矩。首先將智明分放出去的重利款項。分別厚薄。退還本利。那時因狄葆興的生活爲難。便說遵守先師遺命。又將四鄰公斷的二百串大錢。仍退回去。從此他菴中香火。便又繁盛起來。於是廣結善緣。遠近對於他的頌聲。也就恢復舊狀了。這且不提。接說狄葆興迭遭大故。經濟上當然很受了許多恐慌。就如他的那所生意。却也受影響不小。曾經過二年的光陰。那買賣總做不順手。

此依舊說仍歸咎於命運不濟。然以余觀之。此乃是一種精神作用。吾人之精神實與做人處世等事。皆有密切之關係也。例如甲乙二人同做一事。其做法亦同。然甲者做之則得。乙者反失。同造一因而異收。兩果其弊何在。即是精神甲乙不同。故耳。彼甲具有精神之做事。則昌乙乏精神之做事。故則喪確有至理。吾人烏可少惑哉。但是他夫婦

常自對想。捨却這事不做。却又無他法謀生。於是提起精神。仍向前做。不多幾月。却也被他做得很有起色。無奈自他父母兄嫂死後。却少了很大的助手。夫婦二人。女姪又小。買賣雖然做得起來。人手確不敷應用了。况他兄弟自幼並未讀書。迨父母既死。如今那一筆流水賬也無人經管。每天夫前妻後。大概相顧之苦。復想加一個僱幫工。又因他的局面太小。不易顧全着外人。彼此左思右想。總籌不出一條妙策。一日清晨。狄

葆興方起身開市。剛啓雙扉。忙着去下門板。忽見一個壯年漢子。已坐在他門前石階之上。狄葆興便向他睇了兩眼。看他年歲。約在二旬以外。英氣勃勃。倒也不像個粗莽男子。狄葆興看人如此注意。却亦是有心人。也彼壯者固非莽漢。而狄亦非笨伯矣。那壯者睇着狄葆興。開門下板。他便站起身。掉臉也向狄看了一看。頓時微微淡笑了兩聲。彷彿想與狄葆興打個招呼。却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神態。最後還是向狄點了兩點腦袋。狄葆興也還了他一個點頭禮。狄祇認他是左右鄰人。清晨大家都要圖一個和氣。接着又說了一句早呀。不暇待那漢接應什麼。他就忙着照應早市。也就不放在心上。此時或可不必注意。但日後則不由爾不特加注意者也。紅日東升。漸見那些晨客。都紛紛上市。此時他那黃泥爐中。却一陣一陣的烘出片片的麥飯香。瓦爐中的白水。也如吐珠湧泉般。沸得飛滾。往來行人。經他店中。這般熱氣蒸薰。麥香觸鼻。不禁腹中的五臟神。都引得在肚皮裏。各自大開歡迎會。一般人的兩條尊腿。直向聽潮居跨進。眼見着顧客光臨。那店中的椅兒凳兒。業已坐滿。眼見着一班出去。一班進來。眼見着他夫婦二人。各忙得手脚全飛。如穿花的蛺蝶。眼見着那一大鍋的開水已乾。

滿爐上的燒餅也盡。人聲嚷嚷。真好像狂潮飛捲。怒浪奔騰。可憐狄葆興夫婦。你來我往。忙得氣也喘不過來。一口汗珠兒飛濺如花。這就是聽潮居的每天早市。直要忙到

日光近午。方能漸漸的清閒。

一燒餅爐而兼茶社之早市。乃極微細事也。寫得各處熱鬧如此。奔忙吾人閱此試掩卷一思。何異身歷其境。社會狀況。作者真善於描寫也。然作者之意。彼寫此一段。未必僅引閱者快意。其後恐尙別有文章。

須從此熱鬧之中。托出否則彼又何必若是小題大做哉。午炊既罷。須到日色偏西時際。另有一般茶客。又冉冉而來。那時老少茶客。宛如春節之中的走馬燈。你來他往。却有一定的順序。不似早市那般踴躍了。立夏以後。重陽之前。晚風生涼。有時各茶社中。常聘一兩位說書專員。什麼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前唐後唐。東漢西漢等書。也還能鬧出個晚市。多少也能混他個三幾吊錢。這乃是狄葆興夫婦。固定的買賣。大概都敢說得是風雨無阻的。一日。狄葆興將早市忙清。那些茶客。都回去午飯。狄氏夫妻。也忙着祭那五臟神。再看那個壯者。仍舊還站在他的門前。直待午後的茶市紛散之後。那壯者仍不移動半步。並不見他去用什麼早餐晚膳。狄葆興雖覺有些詫異。尙覺這事偶然之事。未必有什麼奇怪舉動的。因此再氏面前。他也不曾說過。誰知次日清晨。開門下板之初。

恰巧又看見那人已坐候在堦石之上。如此又混過五天。那壯者始終不曾遠離一步。嗚呼怪事此豈是暴客臨門耶果然盤旋五日之久亦大可下手矣仔細觀之而被漢未見驚人之舉實非至奇極怪雖然恐尙有更怪之事在其後也這時非但他夫婦見着有些疑心。就是左右鄰人以及一般茶客看着也都見那壯者並非附近鄰人。似這等舉動很覺詫異。其間就有好多事的人們暗問其故。狄葆興一時也答不出來。又過了兩天。那天狄葆興正開早市。仍見那人。急便就將他請進店裏。詰問他的姓名事業。並細詢他徘徊不去之故。那壯者便自報姓黎。名叫世鳳。現年二十二歲。乃安徽英山縣人。曾經給人織布謀生。不料故鄉迭遭荒旱。人民都爭吃草根樹皮。那一番慘狀。可不待他細說。已知是極人世之至慘了。他排行第五。家人都稱他黎五。他並說父母早亡。今在這一年之中。他四兄三嫂皆一死乾淨。因此家中也再住不下去。幼聽他的母親所說。他會有個舅父。叫做陸惠仁。自幼被江湖術士拐到浙江。流落在巨宦之家做押子。後來這家老太爺仍舊是無子而後。親族又無多人。眼見那富翁雖坐擁多資。死後終歸公有。並感戰國齊桓公的盛名。九霸諸侯。一匡天下。死下來交。卒無後人。殮收遺骸。鬧

了個流蛆七日之慘。因此那位富翁便將這陸惠仁就認做親生之子。從此他便改換姓名。迨那富翁死後。他便做了個承繼富翁。聽說是在杭州城裏數一數二的大闊老啦。

既然有此豪闊之舅父。倘其膝前無子。彼又可作承繼而承繼之富翁矣。果能獲此僥倖之機。則天下發財之事。易如反掌。吾恐未必如此容易也。

這黎世鳳想到這樁美事。

既因家中不能安身。便一直奔來尋找他的舅父。無奈這事當初未曾打聽明白。那富翁姓甚名誰。何處人氏。現住杭州何處地方。一概交代不出來。故而他到杭州之後。也曾碰了十多個釘子。都說他不是好人。黎世鳳這一氣。便氣出一條獸主意。每家每戶他都沖進去尋找他的舅父陸惠仁。此何異在大海裏撈針。一世也鬧不明白。眼見川資業已用盡。客店裏已不許存身。回家固很艱難。就是尋找一個織布所在。恢復本業。也不易辦。似這等長混下去。必要鬧到烏乎尙饜。方能歇止咧。日前曾在聽潮居門前鬼混。見狄葆興打這個燒餅。很覺容易。他忽想毛遂自荐。來給聽潮居代打燒餅。他心中默想。並不要使用工錢。祇求將肚皮混飽。他就心滿意足啦。並不想要工錢。故而天天在聽潮居門前暗學。那打燒餅的方法。他雖看出狄葆興乃是這店裏的老闆。但是

那毛遂自荐的總覺不好意思。何能說得出口來。今見狄葆興這般詢問他方一一說了個明白。當他說話之時。那眼淚如串珠般。紛流不止。狄葆興他本是個飽嚙家。難與世苦的傷心人。猛聽黎世鳳這番說話。好像比他父母兄弟。經過之事。更加厲害。便不待黎世鳳說完。他已聽得心如刀刺。那兩行同情之淚。反在黎世鳳之前。已如泉水暴湧了。故待黎世鳳說畢。狄葆興反埋怨道。黎兄。並非咱倆初次相識。俺就來怨你。既然你受這等傷感哀痛。何不早些說明咧。你須知俺也是從艱難之中。爬過來的。咱倆都有同情之感。現在也不必多說。你趕快搬來吧。若說打燒餅之事。恐怕你一時還尋找不着妙訣。俺也不與你客氣。俺也正想尋人幫忙。如今就給你兩串大錢一月。你首先代俺做些瑣事。真到你能上爐的時候。俺再加你一串錢就是了。黎世鳳便千恩萬謝說道。俺早向你說明。並不取你一文使用。祇喫一碗白飯。就安心啦。若說到事務。祇要俺做得來的。不管什麼拉雜。總不辭勞啦。狄葆興急忙說道。閒話不必多說。工錢不多。俺必定要給你的。你若無物件。就不必遠走吧。自此那黎世鳳便做了聽潮居的幫工。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狄葆興因其父子受家貧之累。而受通濟和尚之深恩厚德。故對黎世鳳自荐。則一口應承。雖屬萍水相逢。然已有同情之感。故未待黎言畢。彼已淚落如綆。惺惺惜惺惺。此非血性男兒。亦不能若是痛快。吾讀至此。浮一大白矣。

第九十一回

大敵逼來飄然飛去 小劫難度倏焉破機

話說黎世鳳自進聽潮居後。便克勤克儉。不遺餘力。初時狄葆興因他是外行。便命他做那些蠹笨活計。誰知黎世鳳生性敏慧。且極能專心。進店未滿一月。那爐上的生活。種種秘法。都被他學會。有時忙着出貨之際。狄葆興一人不能應市。他便從旁幫助。所做的餅兒餠餠。那手腕非但敏捷乾淨。用麵既少。而出貨尤香。狄氏夫婦。雖研究了二十多年。尙覺不及他做得如法。似此黎世鳳直仙人矣。余以爲否。要知藝術之精。拙固與生性之智。魯確有極大關係。然學習之間。專心與不專心。亦大有關係也。百事之術。種種做法優劣。不過毫釐之差。如專心研究。反掌即可得其妙諦。否則雖百年亦不易得法。俗諺云。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今黎既專心猛進。安得而不獲其玄妙哉。神仙之說。殊不值識者一笑也。故一月以後。便將爐上的功夫。委託他執掌全權。真急忙時。狄氏夫婦。反做他的助手。黎世鳳又知書識字。雖說不上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若論他的肚裏。實不在狄大奎之下。無奈狄氏夫婦都是外行。見他晚間無事。尙埋頭看書。更加歡喜。要知他倆歡喜。並非欽慕他的文學。乃喜的這店中的一本出入流水帳。可以請他兼理了。未過多日。狄葆興果請他兼理帳務。此時狄冉氏自覺男女倘不識字。都如瞎子一般。眼見他夫婦二人。已喫

虧不淺。再使兒女不從那書本兒上用些苦功。將來還不知怎樣的喫虧受累咧。再說他的姪兒狄正祥。與愛女金兒。都已屆發蒙的歲數了。原想送出去讀書。無奈左右又無人教讀。他夫婦又一字不識。就想送他小姊弟們出去讀書。尙不知怎樣辦法。且又怕受人欺。今見店中正有個識字夥計。狄再氏便與他丈夫相商。打算月加黎世鳳兩串工錢。就請他晚間閒暇之時。教這兩個小孩子讀書寫字。好在他倆並無望子成龍的奢望。但願這小姊弟二人日後都能管理店帳。不受人欺。就算是稱心如意了。狄葆興也很以爲是。當晚便與黎世鳳婉商。黎世鳳倒也爽快。一口應允下來。對於加錢的事兒。却一字不說。卽日便選擇了一個黃道吉日。狄葆興便領着一姪一女。拜在黎世鳳門下讀書。自此他夫婦二人也不呼喚黎世鳳爲伙計。都進了一步。尊稱他爲五哥。又命正祥與金兒尊稱爲五叔。黎世鳳却也隨聲應着。不和他們客氣。自此以後。黎世鳳便做了他狄家的一個要人。每日清晨。獨做爐上的生活。以應早市。午市既畢。就要清理帳目。晚餐而後。就要教授正祥與金兒讀書。什麼親友往來的書信。平日還得入

方求人。此後也是黎世鳳一人包寫。黎世鳳性情極其溫和。往來酬應上。他也很能說話。故狄葆興對外有許多難辦的事情。都託他辦理。却沒有一事不稱心如意的。加着狄氏夫婦。自迭遭大難之後。受了許多激刺。形體上都很受損傷。一年四季。又時常抱病。當他夫婦抱病的時節。就算靠定黎世鳳獨木支撐。雖清晨開門下板。灑掃洗擦等下苦力的事。也是他一個人獨任其勞。似此他每天所做的事兒。無論大小。蠱細。應該是五六人分任的事務。他却一個人包辦下來。又是長年。並非短日。他却做得勤勤懇懇。並無半句怨言。這真不知狄氏夫婦是幾生修得這個幫手咧。既有狄之招納於前。故有黎之殷勤於後。欲求得人善報。應先施惠於人。此亦循環之至理也。不過黎所執諸務。祇須永久忠於一事。已足報狄而黎却事事效忠。此必別有所為。否則亦未免特怪矣。試觀其後。流光逝水。轉眼混過了十六年。黎世鳳對於各種職務之上。始終未見他絲毫改變。日常精神抖擻。埋頭做事。未曾聞見他有什麼怨言倦色。對於四鄰八舍之間。除却代人排難解紛。也未曾見他鬧出什麼閒是閒非。受人評論。自他來後。那聽潮居的買賣。經他一番整頓。比較往日也。不知要强勝多少。每日門庭如市。這十六年之間。狄氏夫婦。足餘蓄得有四五千金之

鉅正祥與金兒讀書的進境。雖不能倚馬萬言。却大可稱得是文士了。狄氏全家感受他的厚情。當然不知怎樣酬謝他。方算得安心。就是四鄰八舍以及狄葆興的朋友無不異口同聲。種贊他的美德。由此道路紛傳。那左近街市之間。無論大家小戶。男女老小。沒人不羨慕聽潮居。迎接着一個活財神。且把個黎世鳳。誇揚得人間第一。世界無雙。此風既播。黎世鳳反覺有些侷促不安。

黎世鳳初入聽潮居也不過一失羣之雁爲狄氏店中作一苦力之傭工耳狄氏夫婦已非名公鉅卿黎猶卑卑不足道矣未幾其賢與能已遍傳鄰舍日久遠近人士非但驚其才且頌其德一似士大夫之中罕與儔比者可見人享盛名並不在名分與地位孰尊孰卑以定善惡乃視其行爲與品學賢者自揚惡者自抑可見公理之下自有是非不待爭榮者斤斤往求而可自獲最後毀譽夫人人心即天心羣言即公理此等毀譽出之自然殊非強力所可奪且亦非擁厚資居高位者所可求也

再說那黎世鳳最怪的事兒。自進聽潮居之後。並未出門一步。也未曾請假一天。且未見他抱病。雖風寒感冒。都未見過。初時堅辭不要工錢。後因狄葆興定要給他。方纔收受。但按月皆是狄葆興親送到他手中的。他却不曾支取一分。且也不見他使用過半鈔。平日並無一親一友。前來尋訪。他每日閒暇。仍是埋頭看書。不輕易向人談笑。雖朝夕與他相共的狄葆興。除商量店務而外。也不多談。以他一人兼辦諸事。平日分給五六人。若到忙時。還不免有

些手忙脚亂。他却一人做了。並不見忙。且有看書的餘暇。每日清晨。他總是四更纔打。不論冬夏。就披衣下榻。先在房中打坐一會兒。復將正祥姊弟二人。喊醒讀書。到了夜間。又命他等講讀背誦。說也奇怪。那狄正祥姊弟二人。自幼從他讀書。對他的情感。却非常濃厚。他對這兩個小孩兒。也非常嚴厲。正祥等並不因此恨他。仍是每日天未破曉。黎世鳳就喊醒他二人讀書。雖隆冬酷冷極寒。也是如此。直待大眾起牀。他倆的晨課早畢。正祥等祇要老師呼喚。都非常高興的過去。並不偷懶避讀。狄氏夫婦。雖有愛子之心。但對這事。却也不加姑息。况正祥姊弟。都極樂從。那精神與體格。又日見強壯。且無疾病。故而也樂得任他教訓。不再過問了。

避學貪頑乃是孩童通病而正祥姊弟竟不如此且樂於從師此彼二童非凡品耶抑黎諄諄善誘

耶吾恐另有別種原故也

當聽潮居的生意發達之後。狄氏夫婦。因見他一人過於操勞。也曾提議將局面放大。多請兩個人。幫助他辦事。並對那些蠢笨之事。勸他不必再做。就如鱸上的生活。也想另請一人。祇要他專管帳務。黎世鳳堅拒不肯。並勸狄氏夫婦道。如今祇餬得門市熱鬧。並未多賺銀錢。何必放大門面。須知這些些顧客。都是常來慣的。若將門

面放大。未必能夠多招顧客。徒多耗費。那又何必咧。如今人心詭詐。世道嶮巇。就是如此。已不免同行相忌。還有歹人。想對你生財。倘若你再大張旗鼓。越發惹人嫉妬。倘因此鬧出別的笑話。那更加不值當了。若說俺自己吧。人生在世。勞苦本是咱們應該的事兒。况這些須小事。俺並不覺勞苦你。倘不必爲俺勞心吧。俺真到做不了的時候。也不待你勞心。俺也不會客氣。自要要另打主意的。狄氏夫婦聽說。都不便再說什麼。那放大門面的事。經黎說出這許多弊病。當然不作此想。但是對於用人的事兒。却不說明。先添了一個爐上夥計。又僱了一個蠡工。什麼照應門市以及灑掃等蠡笨之事。皆慢慢兒給他減少。簡直不要他再做勞役苦事務。黎世鳳見人已用定。也不便再說什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黎之事狄固佳而狄之待黎亦厚雙方相對皆好彼此皆非木石當然你敬我愛情感愈加濃厚矣未幾狄氏夫婦五十整壽。狄葆興雖是他兒子早殤。逢着這齊眉之喜。夫婦二人也甚欣悅。友朋互來慶賀。免不得熱鬧了幾天。狄葆興因此忽又想到黎世鳳的身上。想他進店。勞苦已十多年。店中大爲賺錢。他却仍是一條光棍。眼見日方正中。他恰到花滿草肥之春。尙如逐浪之際。無家無室。

轉眼春光入暮。花事將闌。必興秋老之感。他豈不空勞無謂嗎。韶華已過。那時就有良朋好友。狠命的助他。也覺不甚當時了。狄葆興想到此境。便勸黎世鳳成家。並許他可以代作冰人。包管給他娶得賢婦。並說道。你不必深慮無錢養妻。俺自有方法。包管你不受家累。黎世鳳聽說。祇微笑不語。他現出這般形狀。狄葆興便以爲他有允許之意。不禁暗喜。復又說道。黎五兄。你也不必胡思亂想。樹老歸根。聖人也曾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似這等韶光空過。終非長局啊。黎世鳳皺眉低額的長歎一聲。道。狄爺。你的美意。俺非常的感謝。俺也並非一生不娶。但是現今還談不到這事。各人皆有家務上的苦衷。此時也不便直說。這事終必要告訴您的。此時請您暫從緩議。倘若您想做媒。待到俺可以說親的時節。第一步先與您談就是了。

吾知此說又必使狄多一疑團。彼必疑黎或另有婚姻糾葛。事不能解決。果然真冤煞好人。爽

快如黎又豈能牽涉此等事哉

狄葆興聽他這般說。却也不便追問其故。遂岔開另談閒話。如沒這事。如此又混過兩月。狄葆興便在無意之中觀察他的行止。好像那神色之間。流露倉皇不寧的狀態。絕不似往日神情。每晚夜深。有時狄葆興因大小便起牀。曾過他的牕前。聽

看祇見他篝燈伏案。橐橐撥着算盤珠兒。忙着算賬。好似很緊急忙迫的樣兒。狄葆興接看了四五天。皆是如此。他心中很覺不過意。道：交友忠誠。辦事樸實。要如黎老五這般。真是難得的了。次日。他便與他妻子閒談起來。夫婦二人都覺黎世鳳對他倆這般忠誠。很覺奇異。你猜他。總覺是樁奇事。究竟黎世鳳是個何等樣人。彼此都說不出個道理。又過十多天。狄氏夫婦。見黎世鳳的精神益顯沉悶。都猜疑他必有什麼心事。狄葆興。祇是代他發急。正想安慰他幾句。忽見黎世鳳已抱着十四五本帳簿。並提着個很沉重的包裹。走進房來。一見狄葆興。那臉色便非常慘淡。似此情形其間必發見奇變之事否則黎世鳳必不若是懊惱且對其主人翁亦必不致若是傷感難受也首先就向狄葆興道：狄爺……俺黎世鳳承蒙厚待。整整住了十六年了。那感謝賢夫婦的美意。俺也不必多說。但現今必須交代的。一是經手帳目。各項支出收進。便將一本總帳。翻給狄葆興指說道。全在這本帳上。大概餘利。已在二萬金以外。那外間並無欠人人欠等事。其餘都是零碎細帳。你可以隨時查對的。若說將來的買賣。現今既已做開了。俺勸你不必再想放大。就照這般做去。足可敷衍全家。

日用每年還可以長幾百銀子。一是你的令郎令媛。他兩個確很有闖世的本領。舉動也很活潑。你們不可箝制他的行止。萬不可再使他倆困在家裏管店。這是最要緊的。

若說他倆的能耐。俺一時也說不盡。祇可說得皆非凡品。將來你們自可知道的。怪極奇極

黎世鳳驟然如此交代是必欲長辭狄氏夫妻而他去矣。然黎究因何故而去。真令人百思而莫得其由。奇極。狄氏夫婦聽說如劈空打來一個霹靂。不知

從何處說起。二人覷定黎世鳳。尙未及說話。黎世鳳又提出那個包裹。隨手打開。包內却裹着六隻元寶。黎世鳳又向狄氏夫婦笑道。俺初進店時。曾經說過。祇要喫一碗白飯。並不支取一文工錢的。後承狄爺盛情。每月送俺四千文工錢。俺當時不便堅却。恐使賢夫婦多心。故暫留下。今已積成這些銀兩。這十六年中。俺所收的工錢。計銀三百兩。茲特奉還。以踐前言。二位不必多心加疑。俺向來說話行事。最守信實。無論如何。俺是一文也不能領受的。他說時。已將那包內六隻元寶。全數送到狄氏夫婦面前。狄氏夫婦聽他這一番說話。直驚的手忙脚亂。狄葆興發急道。黎五哥。你這是什麼意思呀。究竟誰人得罪了你。你儘管直說。忽然間鬧出這一套把戲來。這分明是和咱倆爲難。

了。狄冉氏又接說道。咱們大家都說一句亮話罷。這聽潮居。雖然是咱們姓狄的買賣。但是聽得這些餘利。都全賴您黎五兄的。再說這兩個小孩子罷。多蒙五叔教訓。慢說您五叔誇獎。就是咱們夫婦二人。兩眼雖如瞎子一般。却也看得出來。也知他倆承五叔的教導。都有些兒出息。咱們也很想他倆出外混世。決不再使他等囚在這店裏的。今如這兩樁事兒。全賴您五哥大力。辛苦這十六年。方有今日。咱們不是禽獸。誰不知感恩戴德呀。前次金兒的父親。想討您一盃喜酒喝。並非咱們給誰擇壻。咱們這時也還未尋得相當的人兒。須知咱倆一片私心。原想給您成家立業。咱們都夥在一處。大家不分你我。合過他千秋萬代。各盡各心。也可以報答你的大恩大德啦。如今你五叔這般辦法。老實說罷。咱們情願不做買賣。不爲兩個小孩子別謀生路。再說咱們夫婦二人都願同死在你的面前。不過這等日子。也不放你就是這般走的。說罷。早已嗚嗚咽咽。淚珠紛灑下來。狄葆興當時也淚落如雨。不住的拭淚。說道。俺心中要說的話兒。他已說完了。此時俺再另說不出半個字了。黎五爺。您究竟是爲着什麼事兒。就請您

痛快些兒說明白吧。就是要咱們全家大小死在你的面前。俺也心甘情願的。若是這般將俺等悶死。就是死了。也決不能夠瞑目。如黎助狄成業固係出諸至誠而狄等感受黎世鳳之惠而時時欲思酬報亦非詭詐所謂雙方結合全是一個誠字當然情感愈深雖家人父子夫婦亦無此濃厚今忽陡然告別狄等突受此素未曾見之打擊且黎尙未說明原故宜乎狄氏夫妻聞之如當頭猛擊一霹靂安得而不手足無措悶急欲死哉接着便咕咚一聲。狄氏夫婦。驀地跪在黎世鳳面前。黎世鳳大驚。急將他倆扶起。重復入座。黎世鳳更現出極悲慘的神色。復又長歎一聲。說道。此事俺本早應說明了。爲怕賢夫婦多心。所以纔遲至今日的。現在俺事機緊急。分手就在眼前。所以不能不有個交代。這十六年之中。感承賢夫婦款待不薄。俺對尊府所辦諸事。也深知賢夫婦皆稱心滿意。沒有絲毫不合的。俺也很想在此地共聚一生。彼此皆有利益。此話若有絲毫虛假。或是嫌棄尊處款待不周。那也不能遲到十六年之久。今日纔來告辭的。可見這事全與尊府無關。如今是俺爲自己的事。萬難再住在這裏。須請賢夫婦格外原諒。這一二日中。俺必定要離開此地。日後咱們也許有見面的機緣。狄氏夫婦此時雖知黎世鳳此去並非與他等絕交。但是驟然而行。其中究因何等事故。仍覺怪異。况他這種做作。很

像是生離死別的樣子。私心總覺放心不下。便追問其故。狄冉氏復接說道。黎五哥。您既然要走。又何必這般性急。更何必與咱們算這扁清帳。您分文不肯帶去。難道您去後。就不用一文嗎。此去究往何處。你也應說個明白。黎世鳳默忖了半晌。忽地長歎一聲。躍起挺身說道。此時俺也不得不明說了。風平浪靜之中。月黯星昏之際。忽地奇峯陡起。如自天外飛來。使人精神頓然一震。此乃非常之人。必具有非常之事。今後雲翻波湧。必演出至奇極怪之大武劇矣。謂予不信。請閱後文。

咱們相共了十六年。你等可知俺是何許人。狄氏夫婦聽說。蓋覺驚疑。答應不出。黎世鳳這時將兩眼一瞪。忽又現出很凶惡的形狀。轉而悄聲說道。俺那是什麼織布謀生的黎世鳳呀。賢夫婦不必懼怕。俺乃關東大盜萬之一。外號人稱遼東鶴。自幼曾從呂曙村先生學藝。半生浪跡江湖。專好打富劫強。鋤奸誅惡。祇因俺的天性。最恨那些貪官污吏。惡紳奸商。所以這萬惡寰塵之中。沒有俺出頭露角的機會。俺也本想閒雲野鶴。流蕩一世的。那年俺因救一孀婦。曾殺了江湖上三個著名奸漢。最後打走一人。乃是八卦教首領龍虎法師。余太元的胞姪。叫做天魔星。余飛熊。他還有個胞弟。天煞星余飛虎。兄弟二人的本領。都在他叔父之上。縱橫南北。

無不知名。那余飛熊在被俺飛拳打走的時候。他曾與俺約定。十六年後。自有相見之時。那時咱們再算舊帳吧。想他二人都是太行山元元真人。野遊神唐天虬的得意弟子。乃是名揚四海的一個混世魔王。想他敗走之後。必定訪他的老師和胞弟去了。俺也自知已闖下滔天大禍。他師生兄弟。必要尋俺報仇的。但是事已至此。也無法解圍了。轉想祇好隱身市井。不走江湖。或者可以消除些須怨毒。主意打定。所以單身南來。迨到此地。客囊業已告罄。因愛這湖山風月。就想要在此地久居。無奈風塵作客。仍易與彼等相遇。後來見尊府這個買賣。確是可使俺安身。不料俺纔自荐。已蒙收留。可見狄爺的肝膽照人。也是個血性男子。俺本想長居尊府。埋隱一生。不料日前在岳王墳畔。突見余飛虎也在彼處。咱們本來相識。此時祇好佯作路人了。祇是俺可決定他等來此。必是尋俺踪跡。今既相遇。這三二天。他等必定來尋俺。俺又自知本領不能佔強。與其枉送此身。則不如早些準備。俺又本想提前走去。却又怕拖累你們全家。祇好早自備辦。必與他等見面之後再行。那就沒有你們的干係了。你們想罷。似俺這般狀況。

銀錢又有什麼用處咧。

人爲萬物之靈而金錢又爲萬物之寶吾人生存社會中無時可與金錢脫離關係且無事不仰仗金錢而大事活動也今黎忽稱銀錢無用可見其舉動之奇然

亦可見其身世之慘也寥寥一語感慨系之矣

俺今離去。生死禍福。此時尙不敢預知。大概日後咱們相見的機緣。

恐怕很不易得了。他說到此處。那神色越發的慘淡。狄氏夫婦聽說。這纔似夢初醒。却又不便怎樣的慰勸。彼此不禁的鼻孔裏一痠。各自對灑了幾點離別之淚。未幾狄葆興忽然說道。我看你在此地。總有方法對待他的。真到萬難之際。咱們就告他一狀。你放心吧。俺就將這些產業。全數化盡。俺也心甘情願。黎世鳳搖頭道。此時祇有俺師傅趕來。或可轉圜。官府的勢力。怎能制得住他等咧。感謝厚情。這都是空勞無補的。說話之際。金兒姐弟二人。已從門外歸來。狄冉氏便將這一番話。向他倆說了幾句。他倆聽說。都哭得如淚人兒一般。狠命的不放師傅走去。黎世鳳百方解勸。並許他倆事過之後。再行轉來。他倆這纔勉強止啼。不再挽留。眼見天色已暮。黎世鳳忽又向狄氏夫婦說道。俺行期恐怕就是明日。今尙有幾樁事。須得要求你們允我。狄葆興急問道。您儘管說吧。無論如何。俺終可辦得到的。黎世鳳道。一是俺去之後。請不必說出俺的姓名。

至俺所告的這番隱事。更不必提起。二是金兒姐弟。隨俺已十六年。文學固然不差。武工却也很好。俺每日天未明時。曾喊他等起身讀書。那時正是教授他等武藝。賢夫婦至今不知。這是俺吩咐他倆。不必說起的。讀此回想前文金兒等露夜讀書原係習武。黎於此時說。明雖是臨別贈言中之一種補告。亦是作者之補筆也。

他倆文武雙全。很能做事。但是俺不願正祥做官。並不願他倆如俺這般混世。雖然現有的事業。不能強使他倆屈材。總比這稍佳的事兒。仍望他倆在工商兩業上安身。便是最好的事。俺也可以從此安心了。三是請辦幾種物件。俺現須老布一匹。鐵絲五丈。大錢二串文。汾酒一罇。這就算你們贈俺的程儀。但須一個時辰內。再遲恐就來不及了。狄葆興當然一一允辦。半個時辰。早將那些物件。一一辦來。狄正祥便問黎須用的緣故。黎世鳳微笑說道。你們總可以看得明白的。狄正祥也不敢再問其故。當晚大眾安靜之後。黎世鳳便將房門嚴閉了。將老布打開。周身上下。包裹得嚴密。僅留兩幅布頭兒。各約五尺餘長。散披在兩臂之上。又使鐵絲。周身網紮。祇將四肢露出。更將兩臂穿在兩處。兩手各持一串大錢。將輕重分配勻定。也繫在腕下。紮扮停當。復將外衣罩

上。倚枕而眠。次晨早市既罷。黎世鳳便披着外衣。獨坐在店堂中飲酒。那罇汾酒將近飲完。忽見二人迎面進店。年皆不滿五旬。此時黎世鳳神色陡變。站起來。接聽來者笑向黎世鳳道。咱們久違了。纔一拱手。黎已將外衣脫下。迎面扔去。來者方舉手接衣。祇聽黎世鳳說道。咱們再見吧。忽又轟然一聲。如山崩地裂。再仰頭看去。那矮屋忽衝破一個窟窿。黎世鳳却甩開兩幅長布。和兩串大錢。向天空飛遁。那來者二人。却都厲害。各着原有的衣服。追蹤其後。轉眼之間。皆飛往天末。杳不能見。引得一般路人。如潮湧般仰頭觀着。欲知他等究落何方。如何結果。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黎世鳳一切舉動。自始至終。皆與常人迥異。而最後竟如此而去。可見人類之中無奇不有也。卽余氏兄弟。亦可謂擅奇懷技。異於常人。不可輕視。如此社會。涉足難矣。

第九十二回

禪室談心隔牆有耳 高樓躡跡越屋飛丸

話說狄葆興夫婦以及狄正祥姊弟等衆眼見黎世鳳與那二客先後的獻出這套驚人絕技。翩然飛去。大衆都嚇得目瞪口呆。不住的倒抽冷氣。那左鄰右舍來往路人都如驟聞一聲霹靂。仰望長空。排山倒海一般。擁擠在市街之間。直塞得水洩不通。許久方纔漸散。那左右鄰人。因知這樁事。出在聽潮居裏。便紛紛來向狄氏夫妻詢問原故。狄氏夫妻因這事出在衆目昭彰之下。極難措詞。不得已。祇好含糊混答。大衆因非人命重案。便也不詳細追詢。但是有些好奇的人。借奇傳怪。也有說聽潮居的夥計是個妖精。躲劫。那追逐黎世鳳的二人。是天神下凡。曾奉協天大帝之命。特來拿他歸案。也有說三人都是深山野怪。受上帝之命下凡。今塵世孽緣已了。同歸洞府去了。酒闌茶熱之餘。街談市議。各選至奇極怪的話兒。信口亂說。好像他等都會親聽上天神聖告訴他一般。一時鬧得異說紛起。竟將這事編做歌唱。

舊社會中人恆重視神怪。偶然見稍奇之事。必隨意猜諸如本文所載神焉鬼焉。並可加以確當之保證。一似上天神聖曾經與彼商量者。而不自知其荒唐離奇。少見多怪。反貽識者之譏。諒古人愚民政策以神道設教一言。真害人不淺矣。

更有許多神經過敏的

人們轉疑杭城迭見那姦淫擄殺等案。都與他等三人有關連。見他們有這一副本領。都說難怪當地的官府無法破獲咧。

此語雖同是捕風捉影之談。然頗有見識。較諸以上見神鬼者確實高明。然而可以大興冤獄。彼黎世鳳與余氏兄弟行爲

如何當早爲一般閱者所深悉。他事勿論。而與同時盛傳諸姦劫大案無關。當可見信於衆矣。然世等猜疑確非無故脫。因此而使各案重翻。或當局藉此追結各案。自謀卸責。則狄氏大小不能脫就地分贓之嫌疑矣。五木之下何求不得。是非曲直本無確定之標準。脫認真辦去黎等。翻然飛去已可無累。而狄氏叔姪則可因此傾家破產也。瞻望前途。吾殊爲聽潮居主人捏一把冷汗。

幸喜聽潮居左右鄰人

與狄氏叔姪的感情皆好。平日對於黎世鳳也皆稱贊他忠直誠實。各無惡怨。所以聽

着這等傳言。都竭力給狄黎雙方剖白。就是那些奔走衙門的差役。以及包圍官府的

爪牙。本想乘此鬼混幾文。後見聽潮居是一個破壞不堪的燒餅店。榨不出什麼油水。

也都不願再空尋煩惱了。

此時可知黎世鳳不願聽潮居放大門面一言得力不淺矣。當黎發言之時。人皆以其爲一極平淡之表示。今忽得其奇助。足見黎眼光深遠。亦足見作者用

筆之不凡也。

接說那日彌勒菴。原有費芝齡鄒雷與慧仁和尚三人。也夾在人衆之中。靜觀

其事。衆人詢問狄氏夫妻的時際。他等也從旁靜聽。是夜他三人篝燈閒話。慧仁便將

通濟禪師最初收納狄大奎。開設聽潮居之事。以及狄葆興收納黎世鳳的因由。前後

說了個概略。鄒雷聽着懸揣了許久。不曾作聲。費芝齡便開口說道。俺看那個黎世鳳

若不是個大俠。也必是個大盜。既然來此十六年。一個燒餅店的夥計。至多每月拿不滿五串錢。他能忍心耐守。直等了這許多時。平日並不露絲毫聲色。若非今天衆目所睹。誰知他有這大的本領咧。你想吧。他是這等奇人。又豈甘心久做這個燒餅夥計。或者他對狄氏必有什麼恩怨。但如狄葆興夫婦。對答問客的言語。好像也悶在葫蘆中。沒有什麼關連。又可見他們並沒有什麼恩怨了。如此推測。他對其外人等。必另有很巨大的謀劃。不是俺們旁人所能曉得的。俺想此地那些姦劫案。說不定就是他做的呢。慧仁聽說。若有所動。默想費芝齡這番話。倒也說得不差。正想接說下去。鄒雷忽向費芝齡搖頭道。老先生。咱們還是不必代人定是非吧。費芝齡聽說。急問何故。鄒雷方接說道。你老休要見怪。俺這幾年來南北奔走。未曾少停。江湖上稍露頭角的人。好歹都會聽人說過。但是這黎世鳳三個字。却不會聽人提起。俺想這必是他的假姓名。決是個不肯露真面目的。畢竟是風塵知己。立論不同。苟使萬之一聞之。必驚服其卓識。此雖提高萬之人格。然亦鄒雷自高其人格。亦是作者既揚萬而又揚鄒也。你老說他是個奇人。確實不錯。若說他與那些姦劫等案。或有關連。俺敢決定他必無此事。

究持何種理由敢
代萬之一割白耶

費芝齡與慧仁皆急問原故。鄒雷接說道。雖然盜賊並非全是歹人。如

那劫富濟貧。搶有錢的人家。濟急難之人。俺們也長做此事。但是強姦婦女。混殺人命。

智者所不爲。賢者更不屑做此等事。盜亦有道也。觀此方知盜賊之中確有賢愚善惡之區別。吾人若以盜賊二字而概括謂無良善者。真冤煞許多豪俠矣。黎

世鳳既是個奇男子。何能做此等事。若說他是報仇。須知俠客義士的盜賊動作。寧可

殺人全家。不肯姦人一女。若說是劫財。寧可盜人萬金。不肯傷人一命。或說他是非常

憤激的舉動。一兩家受他蹂躪足矣。何得全城都受他殘害。或說他是個壞人。那嗎。

決非一個燒餅店夥計。所能拴住他的。况他已來此地十有六年。各案發現。尙不滿一

載。以前的十五年中。他豈能守身如玉。由此推測就可判定他與各案毫不相關。至理明言

片言可以折獄。不意勇猛如鄒雷者。竟具有此等細心。可見聰明才智之士。一事精則百事精也。苟使狄萬二氏聞之。應作若何感謝。耶。吾讀至此。不禁拍案叫絕。爲之浮一大白。費芝齡聽說。點

頭不已。連聲稱妙。道是極是極。俺真瞎猜。冤煞好人了。慧仁道。鄒兄之言。老僧也極其

同心。但是他因何故來此。還苦到十六年纔去。咧。再說那狄葆興他兩代在此謀生。自

狄大奎逃難來時。曾受先師讓庇。葆興兄弟乃在此地成人。娶妻生子。皆是咱們親目

所睹。向無此等朋友往來。也並不知武藝。何以忽然有這武藝超羣的朋友。且相共至十六年之久。真使俺大惑不解了。鄒雷笑道。這更容易明白了。想那狄葆興。必也是個愛交窮人的漢子。聽不得人告苦。那黎世鳳驟然而來。必定是在別處。鬧出什麼事情。奔到此地避禍的。因為無處投奔。纔自薦到聽潮居做夥計。這雖是他無托足之處。却也因聽潮居的局面不大。易避風雨。加着那烤燒餅的本領。又容易學會。所以他借此藏身。那狄葆興因他本身兩代曾受尊師收納之恩。總算艱難困苦中的過來人。故而同病相憐。毅然招他進店。黎世鳳因感狄家容納之恩。本身又可暫避風雨。於是安心做事。不作他想。這也是必然之事。此次大約是他的仇人已尋來了。他受着一時威逼。或者那來人的本領勝於他。相對咫尺。在這生死關頭。奮然飛遁。這也是他萬不得已之舉。咱們應該格外憐念他的。不過此去。若看他等飛走的能耐。追者又是二人。確實是他的勁敵。他性命有無危難。此時尚不敢斷定呢。似這等不平之事。可惜咱們曉得太遲了。倘若當時俺正在場。雖與黎世鳳素不相識。俺也要挺身幫助他一臂之力。以

衆敵寡。俺生平最看不下去的。費芝齡接說道。你說的這番話。俺也很相信不差。不知那黎世鳳的事兒。狄葆興可有些兒明白。若聽他那番說話。彷彿尚不如你預料的清楚。偷因此受黎之累。豈不是大大的一起冤獄麼。鄒雷搖頭說道。俺看狄葆興平日未必曉得黎世鳳是什麼人。但黎將行之前。必早向他全家說過。你休聽他向衆人說的話。那必是黎世鳳叮嚀囑咐。要他他不必將真情說出的。況其中必有很大的關節。倘若向衆說出。必與他也很不利的。轉向慧仁笑道。狄葆興既受尊師兩世深恩。諒他對你必不隱瞞。如不相信。明天你單將他請來。就可知俺的話是不差了。祇是俺又怎知他平日不知黎的禍事。必待將行時方知。這又是何故呢。因爲他平日若知。早已對你說過。決不會隱瞞你的。何以將行方知咧。俺看他答話。雖然臉上形容很覺慌亂。那是陡見那三人飛起而感動的。神態却很安詳。可見他胸中早有成竹。再如他叔姪夫婦。等當時未流淚。兩眼却都紅腫如桃。那就是事前大家不願分別的確證。

鄒雷既具有此
髯公之俠且具

有包孝肅之明更具有福爾摩斯歇洛克及亞森羅蘋之精密真
可稱古今文武一全才安得不爲江湖二十四俠中之佼佼著耶復又皺眉說道。若論此事。是否累及

狄家這倒真是一樁沒有把握的事。因爲現在的人情世道太不忠厚了。世界上好人固有。歹人却是極多。這樁事既已轟謠出去。早晚還不鬧得匝地喧騰嗎。近日姦殺等案。接二連三。無法破獲。官府既想早結求安。差役又想藉此謀利。難得有此漏縫。誰來給他分別短長。葫蘆拉到瓜藤上。便一口咬定他是賊窩盜窟。待他辨明。那聽潮居也就早被拖累得關門大吉了。慧仁道。老僧正恐他蒙此不白之冤。可憐他兩代辛勞。此時方博得個勉強溫飽。倘若再受此種橫禍。未免太可憐啦。阿彌陀佛。我佛慈悲如此。纔算得佛門爲惡。數獵艷漁。利者讀此得毋羞死。鄒雷點頭說道。聽說他對左右鄰舍的情分很好。更喜那燒餅店的局面不大。謀利的見無油水可沾。不願來尋他的煩惱。也說不定的。但是他必須特加小心。俺們也應該助他消禍。這也是佛門當行的善事。如此等救好人。打惡棍的事。不才如俺鄒雷。却很願追從您兩位長者之後的。籌燈夜話。氣冲牛斗。此等談話。庶乎可稱近似矣。慧仁聽了。直喜得眉飛色舞。連聲說道。老弟。你若能挺身出來。還怕什麼事辦不了咧。費芝齡正待接說下去。忽見燈光一閃。直冲進一個人影兒。撲通一聲。便跪在鄒雷面前。不住價叩頭說道。

活神仙……活神仙……感承你這番厚意。真叫俺粉身難報。大眾猛見此人。且作此等情狀。都嚇了一跳。就是鄒雷也不免暗喫一驚。爭向那人看去。却是他等正說的狄葆興。鄒雷忙將他扶起。復行入座。慧仁急問來意。狄葆興便接說一個痛快。原來狄葆興夫婦。初與萬之一那一番談心。雖然各有感報的隱情。不忍驟別。後經他說明原故。狄等方知不便強留。但各人皆因不捨遠離。倍增愁緒。後來見萬之一翩然飛去。益覺驚奇。復經一般人紛紛詢問。他夫妻二人。雖皆含混答應。敷衍過去。晚來他夫婦叔姪聚談此事。最後說到他等本身。就怕壞人挑撥。鬧出意外是非。因此愈想愈怕。大家愈覺得不放心。却又想不出個抵當的方法。躊躇又久。那時已二更敲罷。狄葆興仍覺睡不安神。便閃身向彌勒菴走去。那狄葆興祖孫三代。向在彌勒菴裏不分早晚。可以隨時進出。無須通報的。此固暗寫通濟與慧仁師徒待人寬厚處。亦襯出狄氏三代對彌勒菴視同己家也。這日狄葆興趕去。適值一個小沙彌正關山門。狄葆興急忙喊住。並問老方丈可曾睡着。小沙彌一見是他。便隨嘴應道。這幾天他睡得很遲。清泰棧的老闆費芝齡領着一個外來的客人長住在這

菴裏。一談就是整日通宵。聽說那遠來的客人。還是個什麼俠士咧。

小沙彌天真爛漫不知俠士爲何如人其上那

什麼二字極有趣味更因此一言而引起狄之注意並引起後文中狄之當聽竊聽雖係閒文不得謂之閒也。狄葆興聽了。復又問道。可另有他客麼。小沙

彌道。就祇是他們三人。狄葆興便埋頭直向方丈行來。剛纔走到西廊一間知客室裏。祇見牕內射出一縷燈光。狄葆興便順着那燈光伸頭一瞧。見室內慧仁費芝齡與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正在談天。他默忖必就是那沙彌所說的俠士了。正想進房。忽聽得那少年正在揣測他的事兒。狄葆興便止步暗道。俺倒要聽他說些什麼。那人這時正說俺的閑話。俺若一步冲進。反爲不美咧。於是暫忍了一會子。這時鄒雷說的那番話。便被他竊聽得一字不漏。一句一句直打進他的心窩兒裏。好像他的五臟六腑都被那少年一一看透了一般。說不出來應怎樣的感激。是怎樣的快樂。直聽到那少年最後的幾句話兒。他實在的忍不住了。纔一頭衝進房去。死心塌地的跪在鄒雷面前。大呼活神仙。懇求挽救。並自報姓名。又將萬之一臨別語言說了。鄒雷猛聽得狄葆興說出三人的姓名。忽地跳起身來。拍案說道。萬之一就是他麼。他出身乃是呂曙村的

得意弟子。外號人稱遼東鶴。是關東滿洲一帶的著名大俠。雖然蒙着個盜名。却不是尋常的馬賊。先師常讚他的武藝。說是我輩之中。南北的奇人異士。應推他是過中第一能人啦。俺仰慕已久。十年前曾往關東。專訪他三次。終沒能與他見面。至今耿耿於懷。如今對面相逢。又彼此錯過。我與他的緣分。怎如此之薄。這真是人力終不能挽天命啦。說着他眉目之間。早露出萬分懊喪的神色。復將呂曙村唐天虬以及余氏兄弟等身世。略說了一番。恰與萬之一所說的。大致相同。大眾又說了一會兒。最後狄葆興因擔着自家的心事。恐怕累及己身。便向鄒雷請教防備的方法。鄒雷說道。果然是他。俺很情願做他副手的。這樁事。依俺看不致別生枝節。倘若事出意外。好在俺一時尙不遠去。憑俺一人的力量。大概也能保你平安。你儘管放心便了。此時天已不早。狄葆興便千恩萬謝辭去。

狄氏父子祖孫初得通濟禪師之助而謀生繼又得慧仁和尙之助而復業通慧師弟雖方外人而此等行動確屬俠義復得萬之一而發財今又得鄒雷爲護符狄氏

三代真可算得與俠義之士有夙緣矣

當晚費芝齡便留住。在彌勒菴中。三人又暢談了一夜。自此又混過去

幾日。那萬之一的一樁怪事。總算風平浪靜。漸漸平息。轉眼已無人再提起了。倒是那

杭州的居民却仍是不得安枕。那些姦殺偷劫等巨案，依舊接二連三，不時闖出。滿城風雨，却又鬧的鷄犬不寧。鄒雷置身其間，又因受他恩師的遺囑，對於這事也默念不忘。迨將他恩師身後之事，一一料理停當，便與費芝齡、慧仁等熟商，決暫安厝在彌勒菴裏三年，專待各方好友同門周知，徵大家公意，然後再定辦法。在這三年之中，鄒雷便以受業弟子，而兼領那一脈真傳的不孝男之職，故鄒雷心痛神傷，披麻戴孝，廬墓三年，因受鞠養之恩，聊盡烏私之報。三年期內，不肯遠離一步。

或謂馬玄化因幼年困頓，迭遭大難，壯歲作萍蹤之客，晚

年作雲遊之僧，看破塵世，已久實地去做方外人，擺脫一切，無人無我，無罣無碍，早已斷絕家族觀念，今脫殼而化，佛家所謂拋却臭皮囊，不應再守此等塵世俗套。此說固是要知鄒雷願守三年之喪，而廬墓而伴靈，非馬遺囑如此，乃鄒聊盡寸心耳。鄒非頑鋼者，流又何必如此陷乃師以背教？

耶！則祇為感恩圖報，此又不可以頑鋼責也。舊時之禮義所重者，此耳。

但是鄒雷他本是個不受羈絆之人，一旦受此拘束，又怎甘寂寞咧？故而乘此暇時，便實踐恩師的遺訓，每日祇在杭州城內閒遊，專心探問那些奇案的線索。入夜心血來潮，不能成寐之際，他也不時飛簷而出，靜訪那個淫賊的蹤跡。如此又過了幾天，祇聽那街坊市井間，紛紛傳說姦盜等案紛起，又聽官家雷厲風行，嚴逼差役，却不曾看見那淫賊的影兒。這時非但滿城

的官紳人士都稱奇道怪。就是鄒雷清夜捫心，也很驚異。一日狄葆興因與鄒雷往來日密，曾要請鄒雷教授正祥與金兒的劍術。鄒雷慨然允許。狄葆興便特備一席極整齊的素筵，送到彌勒菴，並請慧仁費芝齡二人作陪。當日並未請外客，祇賓主四人入暮之際，狄葆興就率領金兒與正祥等進菴謁師。見面時，正祥姐弟二人各向鄒雷大禮參拜。鄒雷便詢問詳細，曾從萬之一所學的武藝。金兒等都一一謹答。盛筵之下，又叫他倆打了一套太極拳。鄒雷看了暗自驚喜，默忖他倆的拳法，謹嚴精密，確實不差。倘再加些須鍛鍊工夫，自量恐非他倆的對手了。難得他倆武藝雖高，却心虛若谷，性情皆溫良和順。如今收得在門下，日後倒是很好的幫手。想着，便稱贊了幾句。接又勉勵一番，纔命金兒先回。或謂狄金兒今後亦鄒雷之高足弟子也，何獨不令其列席而使其先歸耶？一則因其是成年待字之少女，未便入筵。且彌勒菴乃係佛地，恐惹流言，故必遠避此皆作者落筆時細心處也。大衆方入座言歡。這一場樂聚，直鬧到二更將盡纔散。這夜大衆散後，各自歸寢。鄒雷因新得這兩個高足弟子，心中非常欣喜。思前想後，不禁心血來潮，寢不成寐。忽地又想到各種奇案，便翻身坐起，轉向牕外閒看。見夜色方濃，星斗閃灼，他復

想道。此時天色甚佳。俺何不再出去巡探一回。想着便起身。換了夜行衣服。並隨身攜帶了一袋鋼丸。飛身而出。出簷之後。便立定脚跟。四方眺望了一會兒。纔向西南走去。街衢靜寂。夜露生寒。此時路上。已不是一個見人影。鄒雷正向前走去。忽聽一片犬吠之聲。嗷嗷紛起。他那時靈機一動。暗忖道。不妙。想必那方出了事了。遂轉身向犬聲多處躡去。約行有半里遠近。忽見一所高樓當前矗立。阻住去路。那犬吠龐然如狂。就在左右。他正在徘徊未進。忽見那樓牕開處。一道青光閃進。鄒雷看着。頓然一驚。暗道。必是那個妖魔發現了。復又自忖道。看他這一道青光。深綠刺目。光燄甚長。此賊必定精通劍術。又想他那青光之中。含蓄有幾分赤紫之氣。那光燄初明而後黯。且散亂不斂。這必是他的行爲不端。故有此等現象。

飛劍之術實爲武藝中之一種極高尙技能。非但可以飛劍殺人。且可以自隱其身。行動使人不見。彼飛劍殺人者較易。而自隱其身。任意行動者較難。若論劍光以流若長虹者最高。光短不斂者較劣。色以潔白生寒者最強。極正青則次之。青而發黯且含綠色。尤次之。光中含有赤紫之氣。乃是邪凶之相。若好人。恃此隱身探花。或作劫財殺人。之事。其光中必有赤紫之色。若先明後黯。或散而不斂。亂而不純。此皆衰敗之相。精劍術者多視此爲不祥。彼自見時。應即警惕。若見敵人如此。可加猛攻也。總之劍光以潔白無雜色者爲佳。尤以光長而純。密精斂而不散。亂短。雜者爲最正大也。鄒雷復又自忖道。若論他這劍光。雖含赤紫等等雜色。這乃是他的行爲不端。

方現此等邪惡之相。工夫確很不弱的。若論他這劍氣。散亂紛雜。已現衰敗之形。自己早應收斂。即使勉強施用。也很難應手的。此賊仍運用自如。這真不知他有什麼特奇的本領啦。怨不得一般差役非他的敵手。就如俺今天遇着。尙要見事行事。不可魯莽啦。主意打定。便閃身進樓。使了個飛燕入簾式。從牕側向內窺探。祇見一條大漢。腦後生着個拳大的血疣。正將一個少婦。脫得精赤條條的強姦。壓在身下。狂行蹂躪。雲濃雨密之下。可憐那個少婦。被他搓揉得翠眉緊蹙。星眼橫瞪。兩鬢蓬鬆。已揉得如亂雲堆疊。兩瓣紅蓮。高架在他的肩頭之上。祇隨勢顛搖。滿現着招架不住的神情。鄒雷一見勃然大怒。就想飛擊一丸。給他個利害。復想不對。倘在此地將他打死。豈不又連累這家遭殃嗎。決定待他去時。暗隨他的身後。想他必有個藏身之所。那時將他打死在窩中。豈不大妙。他想念已定。便忍住不平之氣。靜待他出來。未幾。果見他一陣貓跳般響動。又聽得氣喘吁吁。接着起身。他腹下之器。已長拖不起。然仍如木杵樣的嚇人。那少婦捲入繡衾。嚇得祇顫抖不止。大難已過。又何足懼。那知金錢作祟。仍難脫險也。那漢方掉轉臉來。鄒雷猛的睜

着。不覺大驚。原來那人並非是什麼大盜巨賊。乃是堂皇現任的杭州府太守。因他前次爲地方求雨。曾到彌勒菴來拈香。鄒雷從旁瞧着他那血疣。曾暗笑此公若是犯法殺頭。豈不令劊子手格外費事麼。貪官污吏等於盜賊。今彼竟直接作奸犯科。倒也痛快。然作者之罵官吏亦太覺刻毒矣。誰知他竟自暗犯了殺頭之罪啦。因此鄒雷更覺不便在此地動手了。再看那賊收拾停當。復向那少婦笑說道。你有什麼金銀珠寶。快些盡獻出來。免得你爺爺動手。可憐。那少婦嚇得蓮舌早僵。怎能說得出半個字咧。正想哀求饒命。不料那賊見天色不早。鄰鷄已喔喔高啼。頓時大怒道。俺也知你是不願活着的。抽出背負的寶劍。祇見寒光一閃。嗚呼。一朵殘缺之花。轉眼珠沉玉碎。祇鬧得繡榻上血花片片。那賊急忙翻箱倒篋。果然搜出許多珠寶。忙打作一包。紮在腰間。復又運動劍術。乘光破牕而出。向南而行。鄒雷身在暗處。不便施展劍術直追。祇好用盡平生之力。緊隨其後。未幾。果見他奔到一所衙門的後牆。那賊正要穿牕進室。鄒雷也知事不宜遲。忙取出一粒鋼丸。直向那賊打去。祇聽得哎唷一聲。那青光忽向院中落下。頓時熄滅。此時天色將明。鄒雷也不便追尋究竟。急

翻身繞到那衙門的大門。仔細向門頭探看。果然見有杭州府正堂門額。更深信不疑。便轉身奔回彌勒菴裏歇息。欲知此後究竟如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可見宦海之中。儘多爲盜爲賊之輩。但旁觀者雖明知其事。而不敢爲死者復仇。此實懼彼賊之威權。直接且受彼等左右之呵責。而莫敢誰何耳。今鄒雷毅然爲民除害。洵一大快事。

俠魂又曰。自古迄今。官吏大多數是暗牌盜賊。其剽竊手段之辣。劫取心腸之狠。逢迎諂媚之無人格。驕橫恣肆之毒百姓。且甚於明牌盜賊萬倍。此知府能直接竊劫。較之滿口仁義道德。居心虎豹豺狼。又當婊子。又建節坊之官盜。反覺痛快。嗚呼。匝地皆官盜。何處覓鄒雷。吾願小虎子化身千萬億。來救此恆河沙數被壓在身下。狂行蹂躪之民衆也。南無。

第九十三回

閒磕牙茶樓說殺案 一席話衙役訪英雄

話說鄒雷回到彌勒菴。天時已近五鼓。前後僧衆都在沉沉大夢之中。祇有大雄寶殿上的一碗神燈。光燄閃閃。不滅如縷。忽地那殿側嚙的傳來一杵鐘聲。噲噲入耳。鄒雷陡然警惕。周身上下。頓覺清涼。直如醍醐灌頂。心境悠然。所有昨夜所看的那些齷齪勾當。一掃無蹤。接着天空栩栩吹來一陣曉風。無邊清氣。勃勃生動。都從那一杵鐘聲裏發洩出來的。鄒雷置身其間。真是有說不出來的精神爽快。不禁呼吸了幾口新鮮清氣。方纔回到臥室。一年之始在於春一日之始在於晨天將發曉清氣已佈滿塵宇人物鳥獸未醒山晨鐘一響萬象如生此即是我佛所云之極樂世界故凡人之爲惡爲善置身此間彼方寸中必有一種感覺與印象其人之善惡事之黑白且可於各自良心上受自然界最清潔公平之裁判惜乎此時恆多昏昏沉沉夢及其醒也則又受七情六慾之纏擾從善從惡不遑自處矣我佛云人之善惡祇在回頭猛顧之一刹那間嗟我衆生能於此刹那猛省者有幾人哉作者寫此一段景况驟視之如等閒實則含有救世之深意能否領悟則全恃閱者自迴看牕外曙色蒼茫。便匆匆解衣就寢。這一場武劇。真可算得除他本身而外。沒一人知道。且說鄒雷一夢醒時。已是日光正午。那狄正祥早靜悄悄的坐在他的牀側。恭候教誨。鄒雷便忙着披衣下榻。這時慧仁和尙也來催他起來午餐。三人便說笑了。

一番。鄒雷也未將夜間之事提起。午餐既畢。日長無事。狄正祥便請他老師與慧仁和尚遊湖消遣。鄒雷本想出去探聽昨夜之事。究竟外間如何傳說。聽得狄正祥請他遊湖。便接說道。那湖上的風光雖好。俺因這幾天時在那裏鬼混。反嫌他過於冷靜。今天俺本想出去閒逛的。最好咱們到一個熱鬧所在去玩。俺想探着此地的風俗人情。街市間的狀況。或可增長咱們許多見識。又向慧仁笑道。大師傅莫要笑俺見識鄙陋。俺並非與西湖無緣。也不是薄視那裏的湖光山色。因為俺要採些市風土俗。就祇好向繁華場中去了。就如那所聽潮居。倒也是咱們的消閒所在。祇是累着大師傅同行。莫不有些不耐煩麼。慧仁連連搖頭道。不然……不然……佛家本有入世觀。我佛曾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可見佛門弟子。對於那些繁雜之場。紛擾之處。皆應趕在衆生之前先去的。若說佛門清淨。却全在各人的心地與本根上。並不斤斤於形骸的。說着復又合掌唸了一聲佛。道。阿彌陀佛。我佛的極樂世界。又在何處呀。茫茫大地。何處沒有地獄。又何處沒有天堂咧。這全在衆生自處的觀感之中分別罷了。老僧也很想往

那熱鬧場中。觀衆生相。你們想往什麼地方。儘管商定。老僧一定奉陪的。人生最高尙者。惟曠達與真誠。

耳處世交友。肝膽相見。雖其所操之業。至微所處之地。至卑且陋。而彼之人。格絕不囚之。稍低也。假使外觀如處女。事事作奸作偽。雖形潔如雪。亦不足取。如慧仁者。乃真君子矣。

鄒雷聽說。非常欣喜。彼此又商酌了一番。比時杭州城裏的街市。以清河坊與藩署前街。爲全城最繁盛之區。那藩署前面有個大池。裏面養着許多老龍。一般遊人。多去逗着玩耍。因此愈加熱鬧。茶樓酒館。也更形發皇。狄正祥說道。師傅既想采風問俗。最好是往藩署前街。那裏人類很雜。尤其是各衙門差役的聚會之場。每日下午。他等都在那裏茶聚。說不定還有許多奇怪事情可聽啦。鄒雷聽了這話。正中下懷。連聲應道。好極好極。俺正想打聽奇聞。慧仁便向牕外望了一望。見日色已漸偏西。便催促道。這正是時候。要去咱們就趕緊走吧。於是三人整理了一番衣履。聯袂偕行。不多一會。已走到藩署前街。祇見街市之上。那些穿紅着綠的行人。真是來往如蜂。更有那軟槓的籐轎。與些高頭扁擔的挑水夫。各自口中吭唷吭唷的。如飛也似在街市之上。你來他往。那一番景况。若與湧金門外的十里湖山。一簑烟雨。綠楊畫艇。古塔斜陽相比。真有霄壤天淵之隔了。他

三人散步到藩署之前。隨意看了一會兒大龍。便在東轅門外。尋得一座茶館。叫做淡香樓。乃是一處最大的所在。狄正祥在前引導。三人登樓之後。又揀得一處臨牕的座頭。適當欄干中央。俯視便可看街市上的遊人景况。彼此入座。恰巧正逢午後的茶市。那所三開間的敞樓。業已坐得一無虛席。什麼看相賣卜等江湖術士。以及販賣糖果梳兒篋兒等衆。如穿梭般時往時來。沿牕的簷下。掛滿了許多八哥百靈等鳥。足有五六十籠。嘖嘖嚦嚦。各自爭着鬥舌。四壁懸掛多幅刻板畫屏。大紅大綠。看得刺眼。一般茶客。都是些斜眉橫眼。歪戴帽兒。斜敞臂襟的人。一看就知是三班六房的朋友。高呼大嚷。鬧作一團。比時茶役笑臉迎來。他等便要一紅兩綠的壺茶。又買了許多黑白瓜子。落花生。消閒解悶。那鄰座有兩個茶客。年紀都不滿五旬。但是二人舉動斯文。却沒有什麼邪形痞狀。東西對坐着。聲氣和平的談天。鄒雷便留心聽去。那東座的說道。天下事愈來愈奇了。好好的。人又不是神仙。也可以在天上飛跑的。雨塘兄。你可見着嗎。俺却親目所睹。那三人如鴻雁一般。飛得非常之快。俺看他等必定皆是半仙之輩。你

想那大宋朝鬧東京的五鼠也。沒有這等能耐呀。荳棚瓜架之間茶樓酒肆之內以及街談巷議

聞之捧腹而若輩言之儼然如真此等事語極難描寫今讀此試掩卷思之直如身親目睹作者真於此三折肱矣西坐的道。我看這都是江湖術士使的妖

法。你想那孫大聖一筋斗翻出十萬八千里。若論這事誰能辦到。但是西遊記却記得

一字不差。當真那做書的人真敢造這個謠言嗎。作者又罵小說家不知其將自身置於何地矣一笑俺想古代的諸

葛亮木牛流馬。呂純陽點石成金。妻子牙調神遣鬼。公孫勝喚雨呼風。都是一代的奇

人異士。如今的人。練不到這等本領。便學得些須小法術。專好在人前賣弄。這算得什

麼稀奇咧。這些事兒。祇要他等不爲非作歹。加累到咱們身上。不管他自家夥子裏拚

命也好。報仇也好。閒鬧着開心也好。咱們也沒有空工夫去管他的。倒是那些姦殺擄

劫等奇案。虛懸到如今。不能破案。害得咱們被太爺三天一敲。兩天一比。妻兒老小。都

關進去。眼見尋探不着。一點道路。這纔要人死命。倘若這等奇案。是那三人所爲。慢說

他飛得高。就是飛進南天門。俺也要冲進天宮。將他等扭出來的。不過俺量他等也沒

有這大的膽兒。說時。拍案播胸的非常憤恨。東坐的又說道。你不是說去太湖裏打聽

麼。西坐的道。豈但太湖。清淮以上的洪澤湖。徐州府左近的天柱山。開封府的碧雲菴。山東山西。江南江北。京津道上。俺已兜了個大圈兒回來。江湖上什麼英雄好漢。俺已訪過不少。那有絲毫影響。俺昨天上午方趕到家。昨夜偏又鬧出這兩件案子來。似這般看來。那個淫賊。尙未出杭州城一步呢。今晨俺家小彪兒。已捱了兩千下小板子。暫寄外監。聽說撫台大人。因爲這事。曾被京城裏章御史。特參了一本。萬歲爺傳旨查辦。縣太爺也連日碰了幾個大釘子。說不定一個七品前程。還要白送在這案裏咧。你想這個禍根不除。杭州城裏的大小人家。怕不被他姦盡殺絕。咱們還有命嗎。復又說道。喬大哥。您也該想個法子。咱們都是一條路上的人。生死還不是在一夥。老實對你說罷。萬歲爺動身南巡了。至遲一個月。還不來此地遊湖嗎。此惡不除。那時若鬧出別樣亂子來。咱們就是滅了九族。還不能了事咧。東坐的聽說。也將眉頭緊皺。祇嘖嘖的稱難。再說鄒雷正聽得出神之際。忽聽唵啞一聲。猛不妨一根又冷又硬的東西。直插到他的腮邊。鄒雷突然一驚。急轉臉看去。原來是個賣水煙的仙鶴腿。見他忒兒忒兒吹

的一陣水響。隨手裝上一筒青條煙。便自言自語的。答着鄰座話兒說道。若說到昨夜的凶案。那是俺親眼所見的。說來真慘得緊咧。那鄒雷本是個煙酒不沾層的漢子。當時聽那個捐長桿的說了這話。因想貪聽他的究竟。免不得就大破煙戒。接着吸將起來。舊時有無業之民。與乞丐等相尋者。每備一長桿水煙袋。以劣質之黃銅爲之。其桿分數節。接成可長可短。其長可伸至數尺。自服裝煙之務。每於茶樓酒肆。戲館書場。或廟會等人衆處。所彼可遠隔尋丈以外。而將其煙袋之管。送至人嘴邊。任人呼吸。既已。則給予數文。每次祇須一二文。惟煙料殊劣。亦社會中之一種特別生涯也。俗呼曰仙鶴腿。又稱曰捐長桿。清乾嘉時。極盛。光復以後。則罕見矣。鄒雷本非煙客。因欲詢其奇案之究竟。而暫時破戒。誠可算善於行權者。然彼裝煙者。對於此項利益。實係意外得之。絕非恃其一吹之貳貳。而得於數語之囑囑。雖一二文之微。得其失。猶有原故在。可見天下無如喫飯難矣。能不悲哉。乘便便問那

人的姓名。那人欣然相告。方知他是甯波人。叫做張金子。鄒雷又接問昨晚的凶案。張

金子便笑着說道。你老問昨夜的事嗎。那真是除却天遊神地方鬼。再沒第二個人比

俺明白的。幸勿自吹太過。恐確有第二人較爾明白者也。咱們說話是天理良心。向來說書不愛加帽子的。你老也

是闖世的人。公門之中。一招手就有元寶滾來的。不相信。請到各處書場上去打聽。不

管他三國水滸西遊記。封神岳傳大紅袍。……鄒雷聽他這般夾七搭八。那一箭也不

知射出幾萬萬里。他聽着實在有些兒不耐煩。便止住道。他朋友。你招子須得放亮些

兒。咱們也不是甚麼老大老二。也不想在這裏面掏摸。公門進出有的是人。尋張問李。他們也有的是路兒。若靠這當着人衆來大開門。查根究底。再去破案起發。你想天下有這傻的人嗎。俺祇因聽人說。昨夜又鬧出兩樁凶案。你說是親見的事兒。大家閒着沒事。藉此閒磕牙兒。不要說俺不是喫公事飯的。就算真是公門中人。若憑着你幾句話兒。就可以破案。就可以起發。那世界上起發也太容易了。閉着眼兒也能摸得着了。老實說開了罷。咱們是閒着無事的人。藉此開開脾胃是有的。你咧。靠着這條仙鶴腿。忒嘹喲的聽飯喫。窮漢無厚本。光陰就是錢。說得中聽。總得請你喝一盞。不會白虧你站在空處。旁的話可不必嚕囉吧。你真有那說三國水滸的本領。又何必在此吹長桿兒咧。哦。你這大帽子。已高架到峨嵋山頂上去啦。扯三拉四的做什麼呀。張金子始而大吹特吹。自炫其能。及見鄒雷詢問。彼又奇貨可居。復又高擺其窮架子。所謂小人得勢便顛狂也。及被鄒雷冷言熱語諷罵一場。却又別無異說。此自討沒趣。而何作者秉筆如刀。真有刻劃入微之妙。張金子頓時臉色漲得緋紅。正想強詞分辯。復見一般茶客都紛紛說道。金子。你的眼皮也太淺啦。這祇須你掀唇播舌之勞。並不費你九牛二虎之力。大家湊個熱鬧。豈不甚好。隔座茶客

也驢言道。你果真辛苦了。總得補貼你些兒。喝盃酒的。這又不是定價唱曲子。你又何必沒糴米。便先燒湯。咧。你一言。他一語。反耽誤了許多光陰。張金子被大眾說得倒真果難以爲情了。便強笑道。好啦。好啦。咱們書歸正傳罷。復又咳嗽兩聲。亮了一亮嗓子。道。俺張金子家傳寶竈。便在豐樂橋的西側。本是左國銓老爺府上。一間馬房的樓上。平日多承左老爺的恩德。不要俺的房錢。祇要俺夫妻二人。帶着管看他府裏的後門。左府之東。也有一所高樓大廈。却是曾做過廣西藩臺馬大人的公館。這位馬大人夫婦。都是死在任上的。大少爺馬銘桓運柩還鄉。就在此地打了一座公館。馬大人身後財產。足了有十幾萬。什麼金銀珠寶。聽說都是使斗量的。家裏的人丁並不多。老一輩子。祇有兩位姨太太。鎮日價拜佛念經。真是大門也不見他跨出一步。後輩子。二位小姐。名叫大珠小珠。年紀都不滿二十歲。真是出落得花兒一般。平日舉動。都極放浪。常打扮做公子哥兒模樣。揚鞭走馬。在街市上游逛。結交許多狂蜂浪蝶。誰也不知他倆是個女孩兒。事久。還是他自家門裏傳說出來。外面纔知是馬藩臺的倆千金小姐。漸

漸的醜聲四播。若單說他倆的閒話趣事。真抵得上一部風月姻緣咧。慧仁問道。馬府上大珠小珠。咱們是久仰大名的。難道那馬銘桓毫不管束嗎。張金子淡笑道。哼。他家起頭一下。就壞在他一個人手裏的。這馬銘桓十六歲就娶了奶奶。十八歲時。父母雙亡。熱喪之中。他曾連娶了兩房姨少奶奶。如今都是二十幾歲了。他妻子管氏已死去。兩年了。究竟如何死的。至今還不明白。那兩個姨少奶奶。一個在半路上。跟着個小家人逃走。不知去向。一個可憐。打在冷宮裏。比丫頭使女還不如啦。鄒雷攔問道。想必他又另娶了人了。張金子搖頭道。真有這事。倒算不得是什麼笑話了。聽說他的身子。已被大小二珠。霸佔住了。同胞三人。早晚都睡在一張牀上。那一天不是鬧到通宵。這還算不得稀奇古怪。方纔俺說的那兩位老姨太。不都是念經拜佛嗎。誰知他倆上面。雖是志心皈禮。下面却和小和尚結緣。夥着倆小的。活活的把個夢漢馬銘桓圍住。可憐這馬銘桓。被這兩老兩小。纏得骨瘦如柴。那裏還成什麼人形。諸位試想。他本身現在已不能自主行動。怎能再管那兩位夜叉咧。那鄰座兩位茶客問道。別人深閨內院的。

事。你怎麼曉得這般詳晰咧。張金子道。俺住的馬房樓上。與馬家二姨太住房。祇隔一牆。那牆頭極矮。祇須大邁一步。就跨得過去。熱天裏。咱們夜裏騎在牆頭上乘涼。他們一家五口糾纏着。什麼大破龍門陣。血濺鴛鴦樓。精赤條條。扭來擺去。俺親眼也不知看見多少啦。什麼念經拜佛。那些假慈悲。俺親見之後。纔明白那是一塊騙人的假招牌。閱閱世家儘多納垢藏污之事。今自一窮漢口中和盤託出。並打破一塊假招牌。痛快至極。作者無處不以傷風敗俗爲慮。本書洵一救世之金針也。慧仁厭污憎穢。很不耐煩。

便攔問道。昨夜這事究竟如何的。張金子道。這事說來極奇至怪。俺昨夜回家很遲。三

更以後。俺正在樓牕外小便。忽見一道亮光直飛過來。俺一時大驚。不知是什麼妖怪

光降。急想逃躲。忽見那二姨太的住房裏。一片響聲。俺一時覺得稀奇。想去窺探。反倒

忘了什麼懼怕了。俺便跨過牆頭。伏牕一瞧。忽見一個黑漢。腦後還有一個紅肉疣。錯不

實與鄰雷所見相脗合正將二姨太摟在懷中。沒命的強春硬幹咧。好事纔行。忽聽一陣樓梯響動。

馬銘桓已衝上樓來。那二姨太聽着。一時急得手忙脚亂。轉向那黑漢哀求。誰知那個

黑漢並不驚慌。仍舊摟着那二姨太。並要二姨太含弄他的那話兒。便突的從二姨太

的兩股當中。抽出他那七八長寸的寶貝。頂大如蛋。色紅似血。上面還沾着許多白漿。水濕淋漓的。直向二姨太的口中戳去。此時二姨太緊皺眉頭。勉強吞嚥。剛纔伸出他的小舌尖兒。在那話兒的頂上。舐了兩下。驀地馬銘桓衝將過來。那漢劈頭相逢。這時馬銘桓怒嚇交加。正要高喊出聲。那知那黑漢抽出背上的寶劍。劈頭砍去。可憐那個風流魁首的馬銘桓。那腦袋瓜兒。早被他削去一大半。俺這時已嚇得真魂出竅。那敢再看下去。抖擻着回房。害得俺一夜都不會合眼。今晨俺會在他門外打聽。又聲說馬銘桓是死在後院裏。俺想必是馬銘桓死後。那漢將他移送下樓的。又聽說那馬銘桓的身旁。還留下一朵紅絨桃花。可見這賊和以前未破獲各案很有關連。今日早上又聽得菜市上人說。皮兒巷鮑公館裏的少奶奶。昨夜也被飛賊姦殺。並劫去很多珠寶。房裏也留下一朵紅絨桃花。想必也是這賊幹的事兒。不過俺未親眼看見。不敢胡說。鄰座兩茶客。都同聲問道。倘若你再見這賊可能認准麼。張金子點頭道。他腦後有一個大紅肉疣。俺如何不認識。鄒雷接問道。你可知那飛賊的姓名。現在何處。他本來做

什麼事體的。張金子便向着鄒雷默怔了半晌。道：你老別鬧玩笑吧。俺若曉得這般清楚。不是與那賊打夥。便早報官請賞了。誰還耐煩在這裏搨長桿兒。他說時。又將那支仙鶴腿。吹得忒兒忒兒的響着。裝上煙。復向鄒雷嘴邊送來。鄒雷一手擋住。奇聞既得之矣。自不再吸。了。掏出一串大錢。給張金子道：若論你這段沒頭沒尾的扯談。還不值一百文。如今多給你些。倘或再有人詢問。你可不要再擺臭架子。張金子接錢。連連道謝。嘻着嘴。走了。開去。鄒雷轉向慧仁狄正祥說道：若論這樁案子。俺查的比他還要清白的多。如今聽他說的這番話。足見俺所查的一點兒不差。現在我敢大膽說句大話。那賊的姓名。和他現作的事業。居住的所在。俺已一一查明。並知那賊現已受了微傷。或者這十天半月以內。杭州城裏。比先前安靖些。說話時。他滿臉現出非常得意的形容。狄正祥便想根問原由。忽見慧仁使了一個眼色。他便不敢作聲。倒是那些同座的茶客。聽得這話。一齊注視。便有人上前詰問原因。鄒雷笑說道：俺非不願明白說出來。但恐實說出時。於事無益。反使那賊得加防備。那便更外難得破獲了。俺本來是很想協助大眾除此。

一方之害。但是這杭州城裏。能夠拏他和敢去拏他的人。祇怕沒有啦。俺這番空話。又何必說咧。大眾聽了這番言語。半吞半吐。語意奇離。也有驚他是個奇人的。也有笑他是個狂徒的。也有認他是個傻漢的。以余觀之。彼既不奇。且不狂。更不傻也。彼所如此者。實具有一片怪明。知非通常差役所能拘捕。而又不願其久擾閭閻。於是半吞半吐。激人猛進。此實鄒雷萬不得已之苦衷也。既見他不說真言。誰也不再向他詰問了。

天色不早。各茶客都紛紛散去。鄒雷等也同回彌勒菴。回到菴裏。慧仁纔問鄒雷那番話的原故。鄒雷方將夜間所作之事。說了個明白。慧仁狄正祥聽着。都爲驚喜。慧仁道。怪不得近來這些無頭凶案。難得破獲咧。若照這般。杭州城裏的人民。豈不要永受其害麼。鄒雷道。俺自有辦法。這浙江巡撫王維邦。倘是個有膽有識。有良心的好官。俺自願助他擒惡賊。明正典刑。否則俺就獨力結果這賊全家的性命。完先師遺命。代冤死者復仇。爲杭州人除害。所以俺一時還不能決定是公辦私辦。慧仁答道。若論王維邦。可算是個愛民的官兒。祇爲他是個翰林出身。雖是禮教的教訓。使他愛民。却也因禮教入他的心太深。便要愛民。他也不知怎樣的愛法。似這種人。還不妨幫助他些兒。

就是錢塘縣知縣莊彭年。也算是一個良吏。他雖也是個兩榜進士出身。與王維邦是會試同年。那辦事的膽量和手段。却比王維邦果敢的多。祇可惜屈在杭州府胡瑩這賊的手下。事事和他爲難。不能覈擡頭放手做事。這真是最可痛恨的事兒。聽說他會辭過兩次差。王維邦因爲和他同年。親自勸他不要鬪氣。因此他纔沒掛冠歸隱。還爲這五斗米折腰咧。俺看此公很有肝膽。您很可以幫他一手。鄒雷道。幫助官府辦事。乃是咱們玄門子弟所不肯幹的。但是這樁事兒……尙未接說下去。忽見小沙彌進來稟報。說外面有兩位客要見方丈。說有緊要之事面商。慧仁便到客座來。彼此相見。原來那二客。就是茗香樓鄰座的兩人。他倆自報姓名。一叫喬大豐。一叫錢雨塘。都是錢塘縣差役班頭。慧仁見面已猜透他倆的來意。彼此入座。寒暄了幾句。喬錢二人便說明他倆的職事和來意。是特來請教凶案惡賊根源的。慧仁見這事非他所能答言。便將鄒狄二人請到客座。會談之際。鄒雷初尙支吾。後來喬錢二人說到他倆全家被押。若再無辦法。眼見就要亡家破產。灑淚哀求。險些要哭出聲來。慧仁方勸鄒雷將經過。

之事說明。鄒雷纔實說了。喬錢二人聽了一怔。覺着這事艱難。無法破獲。最後想定祇好回去密報錢塘縣知縣。再由莊知縣便衣前來。互商辦法。想罷。便將此意向鄒雷聲說。鄒雷應允了。二人乃告辭而去。欲知此案如何破獲。且待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馬銘桓爲巨室之子。應如何努力行善。以保其身家。乃計不出此。反縱其獸慾。既烝父姬。復亂其同胞姊妹。自淪於禽獸之域。最後且喪其元。胡瑩固屬萬惡。在馬實亦應得的相當之報也。孰謂冥冥中無黑白哉。

禮教入心太深。便要愛民。也不知怎樣愛法。旨哉斯言。直如燃犀。蓋心惟禮教。卽昧却自然。民瘼何在。當然瞠然莫知。雖欲履行禮教中之所謂愛民。亦無由得其道。則真能愛民者。豈禮教蟲中所能有哉。雖然。禮教固如此。所謂新潮者。其何病亦不如此。不達人情。焉能從政。民衆疾苦。決非僅理論所可救藥。固無論其爲新爲舊也。

第九十四回

明大義刀下救仇讐

施小技公堂鞠淫賊

話說喬大豐錢雨塘兩人告辭去後。慧仁和鄒雷領着狄正祥回到禪室內坐下。慧仁向鄒雷說道。這事依俺看來。最好要莊知縣稟明王撫院。派兵兜拏。您祇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不露面出頭爲妙。鄒雷等皆復國運動之志士也。倘出頭助清吏。其如素來宗旨何。慧仁蓋恐其一時好勝而不暇顧及。故特提醒之耳。鄒雷道。且看那莊知縣的膽量如何。如果他真有膽識。俺自然助他除這千古未有的惡怪。倘若他沒此氣魄。祇來和俺糾纏。請俺幫忙。不敢去稟院。或者他雖稟院。院上不相信他。那麼俺便照素來的辦法。祇將胡瑩那賊宰了便了。不過這樁事。俺却想他明做。因爲明辦出來。一來使百姓曉得這是韃子用的好官。出了這幾千年未有的奇事。也使他們知道韃子不拏咱們當人。王八兔子強盜賊。有錢買官就治民。二來也羞羞這班忘却祖宗。奴顏婢膝。媚仇從賊的狗官。使他們知道他們夥裏有胡瑩這麼個東西。大家都是一類。丟盡他們做官的狗臉。快人快語。如聞其聲。慧仁笑道。百姓或者還能因此引起些故國之思。那做官的狗臉。都從他家裏出來時。就忘了帶來。早已沒臉了。那知道什麼羞不

羞祇怕他們知道胡瑩這般發財。大家還要暗佩他的手段高強。恨自己沒習武藝。不然時。還要步胡瑩的後塵。作個繼起者啦。罵的真痛快好作官吏者讀之當不寒而慄吾閱至此爲之浮一大白天不早了。俺們

喫飯吧。三人說笑着。飯已擺上。大家心中有事。胡亂喫了。已是夜分。狄正祥告辭回家。他二人正在湫盪。忽見小沙彌領着一個人從黑暗中走來。慧仁方要問是誰。那人已到跟前。早認得是錢塘縣知縣莊彭年。鄒雷却不認識。在旁閃眼看他。頭戴一頂瓜皮小帽。鼻上架着一副闊邊玳瑁架墨晶眼鏡。嘴上左右分披兩撇小鬚鬚。身穿湖紗長袍。天青馬褂。袖子比手長了足有一尺。衣邊掃地。遮沒着。瞧不出穿的什麼色褲子。衫子下截的綠紗。已變成黑白相間。整塊大花。愈加映得人眼花。只隱約看見裏面兩隻燈籠般褲管兒。脚登一雙挖雲挽子鞋子。鞋底却有綠有白。乾淨異常。活畫去一個八股出畫鬼雖稱窮形盡相恐尙不及此深刻及至走到跟前。却見他面圓頸壯。儀態萬分。諛耶讚耶吾身的小官僚吳道子一躬到地。嘴裏連笑帶說道。驚動大方丈。萬分不當。這位壯士想就是貴友鄒俠士了。慧仁一面合十還禮。一面應道。正是。正是。老僧想不到太爺這時光降。不及遠迎。還望

海涵說着便讓坐獻茶。莊彭年一面謙答，一面却讓鄒雷上坐。此時鄒雷早已知道他便是莊知縣了，便祇和他虛讓一讓相對坐下。

小虎子不耐煩文矣。此時之酸禮甚今日百倍。惟有不且乃能免却肉麻。小虎子如此對付洵屬快

人快

事。茶畢，鄒雷不待莊彭年開口，便問他道：「貴縣此來想是爲杭城凶案層出不窮，要

擒盜除害，特來下問麼？」莊彭年連忙點頭，纔要答言。鄒雷又搶問道：「喬錢兩位怎沒同來咧？」莊彭年忙應道：「我因冒昧闖座，恐他們不會說話，故叫他們在山門外候着。我一人悄悄自進見。一來免聲揚不便，二來免人多惹俠士憎厭。」鄒雷道：「那麼俺對他倆說的話，想必太爺您都知道了。」莊彭年應道：「都已領教了。這事應該如何辦法？兄弟見識太淺，實在想不出個萬全之策來，所以特來求教。」鄒雷道：「這事很容易，祇問太爺您不想爲民除害？如果不忍杭州的百姓慘遭姦殺，便稟明撫院，派兵兜拏，他衙裏自有不少的劫來贓物，足能坐實他的罪案。如果太爺你沒膽量，怕上司，那就顧不得百姓，祇管太爺您做官好了。」

如并州剪如哀家梨爽快已極

莊彭年忙答道：「我輩讀書何事，祇求有益國家。這頂

紗帽算得什麼？不過如今不是不敢稟院拏他，是怕他的本領不是那些營勇制服得

住的。所以求俠士熱腸義舉相助一臂。兄弟現在就上院稟明。還求俠士始終成全纔好。鄒雷道。這兩天他受了傷。夜裏斷不會出去。最好今夜派兵前往圍住衙門。那時俺自來相助。莊彭年聽了。連連稱謝。并道。時已不早。辦事要緊。兄弟就告辭上院。俟擒渠獻馘。再來道謝長談吧。說罷便向慧仁鄒雷一一施禮告辭而去。慧仁送過莊彭年。仍回禪室。與鄒雷閒話。坐待消息。鄒雷便請慧仁差人去喚狄金兒狄正祥兩人來寺裏。一面叫小和尚到撫臺衙門先鋒營前去打探動靜。一時狄金兒領着狄正祥姊弟二人來到寺裏。行禮見過。鄒雷纔要將方纔的事告訴他們。狄金兒早嘻着兩個小酒渦兒。蜜笑着說道。師傅。你喚咱倆。不是爲要去拏那胡瑩嗎。鄒雷詫異道。你怎麼知道的。金兒笑道。俺兄弟回來。就對俺們說。師傅探着那賊的蹤跡了。便一五一十的詳晰告訴了俺們。俺爸爸媽媽聽了。直喜得滿嘴念佛。還說是要拏着了。殺給大家看。那纔痛快咧。也好叫這些瞎嚼蛆的知道不是黎師傅殺了杭州人。就是鄒師傅也留下個美名兒在杭州。叫人感念着。豈不是好。就要咱倆來催求師傅去拏他。俺說。師傅一定想

好了法子的。用不着咱們瞎着急。俺媽便罵俺小蹄子。說俺不懂世事。躲懶不肯來和師傅說。正嚷着。這裏就有人來喚咱倆了。俺想一定是師傅見咱倆沒見過大陣仗。現在要去拏胡瑩。挈着俺倆去歷練歷練。便喚兄弟一齊將萬師傅給俺倆做好的兩套衣裳換上。俺媽還在旁邊一直的催快。俺倆紮靠好了。披了一件外衣。就跑來了。師傅咱們什麼時候去呀。咱倆都預備好了。說着便將外面罩着的白紗衫卸下。鄒雷看他身穿串珠密扣紮袖緊肘護領束身墨綠色夜行衣。下着小腿甩襠紮腳細腰青菜色袴。足蹬一雙黑布小蠻鞋。背插一柄鏤鞘雕鏢的寶劍。韜上流蘇小總兒拂在肩頭上。左右袖管裏各紮一個袖箭筒兒。直挺挺立在當地裏。映着那青絲丫髻兒。紅圓臉蛋兒。長眉星眼。神采飛揚。煞是好看。鄒雷見了心中大快。如此弟子旁人尙且羨煞愛煞爲之師者其樂如何我爲小虎子浮一大白不覺衝口喝采。道好。遼東鶴真會痛徒弟。打扮的真不錯。再回頭看那狄正祥也甩了長衫。和他姊姊一般打扮。方要紮頭上的青包巾。鄒雷便起身伸手代他紮好。親給他在鬢邊斜插上一朵淡黃牡丹花。說道你以後見此花在眼邊。便如見俺一般。切須守

正。莫負俺教。這是俺玄門一朵戒花。俺久想給你的。今日趁此給你插上吧。自此你可算受了玄門戒規了。望你光大玄門。名垂萬古。方不負你萬師傅的苦心教導。和俺的期望啦。狄正祥一一答應謹記了。鄒雷自己也回房換過衣裳。紮扮好了。仍出來四人。噉茗閒話。約莫一個更次。便見那出去打聽消息的小和尚回來。報道。先鋒營倒沒甚動靜。駐防旗營裏却開出好幾百馬隊。直奔知府衙門去了。帶隊的就是那常到咱們寺裏來燒香的那個章京巴布札克。都統穆崇阿也同去的。我回來時。路上還遇見撫臺親自出衙。走過寺前。鄒雷聽了。便問慧仁道。這兩個韃子的本領如何。慧仁道。他兩個都是旗營裏的尖子貨。在杭州武官之中。總算數一數二的好漢。鄒雷便起身向狄金兒姊弟兩個說聲。去吧。他倆嗶聲答應。接着便嗖。嗖。三枝冷箭一般。向檐前射出去了。冷字描寫入神三人方去。莊彭年換了行裝打扮。踉跟奔來。一面喘氣。一面向慧仁拱手。道。鄒俠士咧。兄弟奉憲諭。特來相請的。慧仁忙還禮。答道。他早已率領他兩個弟子。向府衙去了。太爺請坐一會兒。莊彭年喘道。既如此。我要趕去了。中丞已親自到府衙督

隊去了。那裏沒人認識鄒俠士。我不去。恐怕弄出岔子來。那便對不起人了。而且我還要去稟復中丞啦。說罷。匆匆告辭。去了山門。從人牽過馬來。扶上雕鞍。遞過銀韁。扶字一個

一個遞字便活畫出一個無用文官如此等人何能獲盜

親兵亮着火把大刀。簇擁着飛馳而去。到得知府衙門時。四面

已圍得水洩不通。祇見全城武官。都頂盔貫甲。鵠立擊鎗。押着隊伍。旗營滿洲兵。更是紮扮緊壯。戈戟叢舉。一個個背弓囊箭。怒目橫眉。這時鎮浙將軍烏拉額烏珠。已頭戴

貂帽。身穿巴圖魯馬甲。手挽蕉葉大刀。督着旗兵。鳴笳喝號。如臨大敵。

斯時滿洲旗入關未久驕佚雖甚武

備未弛故旗營猶有精神

巡撫王維邦。却帶着百十個巡捕。戈什哈。戴着大帽子。穿着開氣袍。坐在馬

上。不曰騎而曰坐在馬上活畫出一個翰林出身的官兒

老遠的呆望着。莊彭年便連忙趕到巡撫馬前。滾鞍下馬。打

了一個千。低頭稟明。鄒雷已率領弟子前來相助的話。王維邦聽罷。問道。在那裏呀。我怎沒見着咧。莊彭年道。據說他早就來了。這時恐怕已到衙內去了。王維邦道。既如此。咱們就攻進去。說着。便叫人知會將軍。那烏拉額烏珠得訊。便傳令。命穆崇阿帶領四十名勇壯旗兵。入衙搜拏。穆崇阿得令。甩了大帽子。挽起辮子。手提一對水磨六楞鋼

鏢領着兵丁。吶喊一聲。當先衝將進去。四面滿漢官兵齊聲接應。鼓號齊鳴。聲震天地。好不威風。穆崇阿衝進二堂。還沒見一個人影。心中大疑。勇氣已去了一半。再轉身進到暖閣門前。方在探望。陡聞撲的一聲。方要迴身。忽覺右肩一痛。一支金鏢已插在肋裏。噹啷一聲。握不住鏢。早扔在地下。穆崇阿這時心頭一痛。頭腦一昏。哎喲一聲。仰身便倒。他口裏雖不能言語。心頭却還明白。說時遲。那時快。他身邊從人還沒趕到之際。忽見屋上一條黑影。歛的跳下。却是一條黑漢。腳纔沾着他身邊的地上。手中的刀已揚起向他當頂砍來。穆崇阿忙就地一滾。想要躲開。忽聽得哎喲一聲。那執刀的黑漢身子一幌。刀已縮回。穆崇阿連忙趁空爬起。見一道電光般從屋上跳下一人。照着黑漢攔腰便是一劍。橫掃將去。黑漢忙定住身子。將刀橫擺一架。嗒嗒一響。火星四射。穆崇阿趁這當兒。急忙拔去金鏢。拾起鏢。掙扎着上前。幫着那人戰黑漢。這時那人的寶劍已上下翻飛。如蜂穿蝶舞。直向黑漢頭胸腹腰四處緊接刺去。黑漢也將刀使的風車般輪轉。祇聽得一片叮噹兵器相碰的響聲。這時四十名旗兵都已趕到。齊向

那黑漢圍攻。穆崇阿膽氣大壯。右手雖然受傷。左手仍揚起鋼鏢。衝進圍內。照着黑漢當頂蓋下。黑漢忙將刀往上一迎。纔架開鋼鏢。那人的劍又向着黑漢的腹臍刺去。黑漢招架不及。祇聽得哧的一聲。紫光起處。那黑漢已蹤影全無。穆崇阿大驚。正在四處亂望。活畫一個莽驍子那人已開口向他說道。俺便是霹靂子鄒雷。此賊已逃。待我追去。你等快將他巢穴清洗。抄賊要緊。說着。寒光一閃。騰空而去。穆崇阿連忙遣人報知將軍烏拉額烏珠和巡撫王維邦。滿漢兵勇。纔敢一擁進衙。祇聽得喊聲震地。刀鎗亂響。黑壓壓將知府衙門填得無一點空隙。王維邦和烏拉額烏珠到大堂下馬。從人支起皮折交椅。二人坐下。穆崇阿上前請安。將適纔事情稟告一過。大家面面相覷。一籌莫展。王維邦見擊不住人。沒了實證。恐怕自己因此反要喫虧。前程有礙。心中深悔孟浪。祇願自己紗帽不問事體確是官場通例作者直挾其隱快極正在爲難之際。祇聽屋檐上有人大喝一聲。哈。接人呀。那文武各官兵勇將士。陡然聽了這一聲大喝。一齊大驚。正沒措手處。忽見屋上擡下一團大黑東西。接着一連飛下兩個人來。王維邦大驚。方要起身逃避。那跳下的兩人已經飛步上

堂喊道。大人休驚。指着那一團黑物道。這便是那惡賊。已被俺倆的兩位師傅擒住。特命俺倆解來。交給大人說罷。也不待王維邦答話。迴身下階。走到網住的黑漢身邊。將他琵琶骨上穿的小刀拔下。兩人一連飛身上檐而去。王維邦定一定神。纔看清那個在地下的黑物就是杭州府知府胡瑩。頓時滿心暢快。勃然大怒。擊不住人便悔擊住了人便暢快所爲者前程耳如

此做官其苦實甚。滿心暢快下接寫勃然大怒。真是絕世奇文。不着一絲痕跡。便將一個幾副面具的官僚畫得活靈活現。此等筆法直逼施曹。

喝叫押上來。那兩邊武巡捕

早向前將胡瑩提起。加上鐐銬。押到堂下。錢塘縣知縣莊彭年上堂打參。稟道。卑職請大人的示下。府衙差役已緝拏了。叫卑職衙裏的差役上來伺候吧。王維邦點頭。莊彭年便轉身向外傳伺候。王維邦忽然想起。問莊彭年道。那捉着胡瑩送來的兩人。那一個是鄒雷。莊彭年忙迴身屈躬稟道。回大人的話。卑職在堂下看的親切。那兩個都不是鄒雷。王維邦愕然道。喔。然則此二人是誰。咧。莊彭年忙答道。據彌勒庵方丈慧仁對卑職說。鄒雷帶了他的徒弟來的。穆大人曾見鄒雷。這二人年紀很輕。想就是他的徒弟了。王維邦聽了。默然如有所思。翰林先生心地褊窄。猜忌且善於忘德。王維邦祇其中之一耳。試觀下文。則知彼此時所思之頑。鋼險隘。直非人所應有。半晌。

方起身。讓烏拉額烏珠坐了客位。從人設好公案。莊彭年帶領差役馬快參堂。站班文武官吏營勇旗兵都打參。站隊。刀出鞘。弓上弦。雁翅般層層密密的排列着。王維邦擡身升座。堂上堂下一聲吆喝。真是山搖地動。好不威嚴。一霎時。祇見四個武巡捕亮着大刀。押着胡瑩上堂。跪下。王維邦拍案喝道。你身為朝廷四品大員。職守一方。竟敢辜負天恩。身為盜賊。今既被擒。尙有何說。你快將所犯各案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滿口不壓筋節的酸話。官腔迂夫子審案情形。真虧作者設想得出來。胡瑩仰天大笑道。你們就夠得上擒我嗎。我也懶得和你們

多說。玩了一夜。我要睡覺去了。說着手足一挺。嘩喇一聲。鐐銬寸斷。衆差役弁兵手忙脚亂。刀鎗亂舉。王維邦早嚇得翻身離座。呆立一旁。正亂裏。祇見胡瑩立起身來。一聲長嘯。破空而去。那滿漢官兵見了。都嚇得亂竄。方在紛擾之際。轟的一聲。接着白光一閃。胡瑩依然倒臥在公堂之下。還多了一個週身紫靠的壯士。高聲嚷道。你們休亂。有我在。此。一連吆喝了幾遍。烏拉額烏珠纔定神發令鎮壓。方纔漸漸安靜。王維邦麻着膽子。依然升座。活畫妙極這時穆崇阿已帶兵將抄得的賊贓珍寶金銀等繳解到堂。其中未必

一無散失可憐胡瑩辛苦一場到頭却爲誰忙

王維邦一面令莊彭年查點贓物。一面命人給那壯士看坐。那壯士也不搗謙。坦然坐下。王維邦便向那壯士說道。多承鄒俠士熱腸大義……話尙未畢。

那壯士早笑道。我不姓鄒。制軍不要弄錯了。王維邦忙陪笑道。然則俠士貴姓咧。那壯士笑說道。制軍且不必問我姓名。自然會知道的。現在且請將胡瑩一案弄清了再說。

壯士心中之所急者祇在胡瑩凶案之確定彼之來祇爲此一事耳

王維邦連忙答應。轉面向外。喚巡捕將胡瑩架起。胡瑩坐在地下。仰臉一望。見那壯士坐在一旁。便嘆了一聲長氣。一言不發。低下頭來。若非壯士在

圖逃逸故壯士之不走者實胡瑩之大障礙

王維邦便將杭城凶案逐件向他鞫問。胡瑩祇作不聞。閉目不理。王

維邦大怒。喝叫用刑。那知夾棍。拶子。快活牀。稱廣秤。種種慘刑都用遍了。胡瑩非但無供。連哼也不會哼一聲。王維邦見了。心中大急。想不出一個方法來。這時莊彭年已將

贓物查點明白。列單送將上來。王維邦閃目一覽。除珍寶不計外。祇金銀現錢約計已

有十餘萬金。直將他驚的目瞪口呆。

可憐可憐斯時一任巡撫竭力搜括做盡強盜娼妓的手段所得現金亦不過此數今陡然見此那能不驚得目瞪口呆

半

响說不出話來。那壯士在一旁看了。心中暗笑。便離座邁步。走到胡瑩身邊。伸出右掌。

輕按在胡瑩額上。微笑道。朋友。并不是我和你爲難。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祇爲你太使杭州百姓難過日子了。我爲要救這許多百姓。便不能不得罪你了。好漢做事好漢當。姓胡的。你怎麼幹得出說不出咧。這還夠朋友嗎。你想你做了這多案子。你就一死也很值得了。事到如今。你裝什麼傻咧。朋友。你真太不爽快了。說畢。將那手掌略略的旋了一旋。祇見胡瑩滿頭淋汗。怪聲叫喚道。這些事。誰記的了許多。你叫我從那裏說起呀。那壯士笑道。我祇問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做官。大概不是你一個人的主見罷。你在杭州許久。做了這許多案子。難道祇有這一點點銀錢嗎。胡瑩聽了。齧牙不語。那壯士便將手掌又在他額上一旋。胡瑩大叫道。與你何干。你何必苦苦和我作對。要我說。我便說就是了。祇怕說了出來。你們不見得有本領去辦。老實對你說罷。我何嘗是什麼胡瑩。我姓李。名仲威。綽號歪頭龜的便是。我從小長了這紅血疣。歪了頭人。便稱我這個綽號。我原籍湖廣衡山縣後山人氏。自幼隨表叔趙獻學劍。後來投奔太湖。在洞庭西山賽李俊。唐士熙寨裏坐了第五把交椅。那第一把交椅便是賽李俊。唐

士熙。他是都頭領。第二把交椅是寨裏軍師白面書生王雄健。第三把交椅鬧海蛟李老五李伯威。是我親哥哥。在寨裏充水路頭領。第四把交椅是黑金剛章豹。他是陸路頭領。我和坐第六把交椅的神箭手閻丘丹。都是李老五引領進寨的。閻丘丹管錢米。我管打探事情。山寨裏有七八百號大小船隻。八九千個精壯嘍囉。平日打漁。有事交戰。憑着太湖天險。鳥也飛不進去。從來官兵不敢正覷一眼。前幾年我哥哥在洞庭東山立了一個分寨。招請天下英雄。和河南山東一帶的寨主互通聲氣。又招了幾千嘍囉。山寨裏糧餉不濟。大家商量。都說近省大富不是被賊匪劫盡了。就是被韃子抄光了。很難生發。那些小康之家。打劫個十家百家。也不濟事。白面書生王雄健便想出個方法來。就是做官刮錢。我一聽。便想着不如明官暗盜。既能搜括些民財。又能劫取豪富官紳。不會破案。便將此計向大眾說了。先本說是要王雄健下山做官的。經我這般一說。他辦不到了。我小時曾隨母舅在衙門裏學過幕。懂得官體。而且在寨裏沒甚緊要職守。大家便推我下山。由寨裏花錢。給我捐了個知府。恐人知我底蘊。便將真姓名

隱起來。借了那三年前打湖中路過被我們殺了的一個監生的監照加捐的。我便頂了那監生的姓名。喚做胡瑩。捐官下來。便又花錢到省。我想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話頭。恐怕蘇州離山寨太近。有人識破。便指省浙江。又滿滿的攪了一把給上司。纔挖着了杭州府這個肥缺。總計也花了二萬多兩的本錢。纔得着的。我想山寨裏正缺糧餉。又搬出這一大筆虧空。不急急設法。還得了嗎。所以我一到任。便連做了幾票買賣。至於那玩娘兒們。我原是一半爲此。纔到杭州來的。玩過了。怕他認識我。將來出衙時。被他看出洩露機關。壞我大事。因此幹一個。殺一個。決不留些後患。又怕殺多了。人家瞎猜。殺了娘兒們。便挖去他的心肝或眼睛。使人猜疑。到白蓮教身上去。這種事。也不知做了多少樁了。你們定要問我。我實在記不清楚。總之。無數樁姦盜殺人凶案。都是我李仲威幹的。祇記得自從我到杭州以後。所報來的凶案。沒有一樁不是我自己明白的。這些時。山寨裏解了不少的餉去。這一點點不過是因我歡喜留下來玩的幾件東西。和最近取來還沒解往寨裏的一點兒小數罷了。前天夜裏。一時大意。遭你的

伙伴暗算。中了一顆鐵丸。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栽筋斗。想報仇。沒處尋仇人。恰好王雄健來探望我。我便和他商量。他說。最好是設法離開杭州。既已被人識破了。此地不能再玩了。不如花幾文。陞一陞官。再開碼頭吧。陞一陞官。再開馬頭。直將古今無量數的貪官污吏之肺腑掏出。作者之筆。其利如犀。我想也是如此爲好。正在設法託人送錢謀保。又向轅上告了兩天病假。一來好騰出工夫擺佈事體。二來養息創傷。不料到得夜裏。聽得四處提鈴喝號。我便有些心驚。這衙門裏除了兩個跟班是我帶來的。知道我的底細。山寨裏沒派一個人出來。除却幾個頭領。也沒人知道我在此做官。所有刑名錢穀諸幕友。都是上司和同寅薦的。連我嫡親舅舅。他本是游幕的。我都沒用。防恐走漏消息。到這時。我便叫帶來的兩個跟班尹欽劉盈出去探聽。不料他倆去後半晌不見回衙。外面人喊馬嘶。風聲更緊。我心裏焦急得不得。連忙換好了衣服。伏在屋上窺探。見他們這些飯桶團團圍住直嚷。却一個也不敢進來。心中暗自好笑。想着尹欽劉盈二人定回不來了。我還等什麼。便起身要走。不料那兩個小孩。一男一女。擋住兩頭屋脊。我暗想不好。方要借劍光飛去。纔起腳。你

那伙伴便攔住了我的去路。我祇好立定了。和他狠鬥。那倆孩子也趕來幫忙。我雖不甚怕。却也難得取勝。便想跳下來。走人叢中混衝出去。給他一個尋不着。纔退到暖閣屋上。看見地下有個韃子。後面老遠跟着許多韃子兵走來。我想。定是那穆崇阿。不然就是巴布。杭州滿漢文武就祇他倆。勉強算得個人兒。我便掏出一支金鑣。想將他打死。好衝條出路。一鑣打去。他果然被我打翻了。我就跳下暖閣門前。舉刀要結果他的性命。一時大意。中了你那伙伴一暗器。傷了我左肋。他接着便下屋再戰。這時我已看清那倒在地下的是穆崇阿。他也爬起助戰。四圍又圍上許多旗兵。我想官兵既已進衙。外面必有很緊的防備。大概不易衝出去。便覷個空。縱劍而走。誰知你又和我作對。出了這衙門的圍牆。便遇着了。你這也是我時運不濟。該死在你手。罷了。罷了。要殺。要砍。快些兒吧。要不然。我可要走了。說畢。昂然怒目而視。那壯士聽了。便笑着向王維邦道。他說的話。制軍大概都聽明了。不過還有幾句話。我要敘說明白。他說的我那伙伴。這是他猜錯了。那人便是霹靂子鄒雷。那倆小孩是霹靂子的門徒狄金兒狄正祥姑。

弟倆個。他倆也是我的門徒。祇是我和霹靂子却不相識。不過彼此知名罷了。我姓黎。名世鳳。原在本城。祇因我爲點小事。離開此地以後。在路上聽得行人紛紛傳說。杭州凶案。都是那會飛的黎某闖的。我聽了。心中暗憾。決計要拏住這闖出凶案的人。洗洗清白。昨夜到此。便先到我舊東狄家。暗探他家是否因我被累。恰好聽得我門徒狄正祥。此時正在談說霹靂子已探得闖凶案的惡賊便是杭州府知府胡瑩的話。詳晰數說。全被我聽了個明白。接着彌勒庵有人來喚狄家姊弟。我便跟到彌勒庵去。纔知拏賊就在今夜。我忙乘霹靂子換衣的當兒。先奔府衙。想先下手拏住胡瑩。免得多費事。那知官兵已鬧的翻江攪海。反倒不能暗中下手。我想着官兵決拏不住這賊。他的本領高強。杭州沒有他的對手。他必定可以突圍逃走。我便在後面簽押房屋頂上。候他逃走時拏他。這時霹靂子帶着他的徒弟狄家姊弟二人也趕到了。狄金兒先看見我。他一喜。便叫喚起來。我和霹靂子見面。略說了幾句話。大家都是久託神交。既明白了來意。我便讓霹靂子先下去拏賊。我仍守屋防他逃走。這時胡瑩已到屋上。和霹靂子

大戰一陣。被霹靂子趕了下去。一會兒他又衝檐逃走。他沒防着我。被我閃在後面。暗使飛刀。穿中他的琵琶骨。使他不能運劍飛走。霹靂子隨後追來。將他擒住。我倆商量着。叫兩個徒兒將他擯送前來。我倆在房上暗聽審問。想候問明了時。我再高聲說。杭州凶案與我無干。不料狄金兒將他解到之後。可惜我那柄飛刀。拔下來還我。胡瑩琵琶骨上沒了這東西。他手足便可以活潑運氣了。我倆到前面。正遇着他掙脫鎖銬。借劍光逃走。我和霹靂子兩頭一攔。霹靂子將他的劍打落。纔重行擒住。恐他再逃。我纔親自解來。借萬之一口中補敘明白。天衣無縫。絕無斧鑿痕跡。洵用補筆之能手。說罷。轉臉向李仲威笑道。朋友你這可明白了麼。你纔說要走。怎麼不走咧。復轉身對王維邦說道。制軍放心。這賊的劍已被霹靂子打落。僅能跳躡。他再也不能破空而去。不過說說大話嚇人罷了。王維邦忙陪笑道。承俠士費心。爲民除害。擒此惡賊。杭州百姓存歿均感。現在據這賊的口供。太湖尚有餘黨。意圖不軌。聲勢浩大。這事兄弟想要出奏請旨。派重兵與江蘇會剿。并爲俠士及鄒俠士請獎。祇是太湖梟匪。素來肆無忌憚。其中能人頗多。兄弟意思。想請俠士和鄒

俠士全始全終。替皇家出一把力。蕩平這夥叛逆。想兩位俠士見義勇爲。心急王事。必然能夠俯允幫忙。以報皇家雨露的。鄒俠士跟前。還請俠士費神轉言。將來事畢。當今佛爺聖明恩厚。斷不致虧負兩位俠士。這是兄弟敢力保的。萬之一聽畢。哈哈大笑道。制軍厚愛。我已心感。做官之事。再也休提。斬釘截鐵其言如劍想劍俠胸中百鍊之劍其剛勁犀利不過如斯太湖不過勺水之一撮土。朝廷既能囊括宇內。芟除羣雄。叢爾小醜。算得什麼。痛快已極真令八無可置答我輩閒雲野鶴。遊戲人間。遇見不平。偶爾管管閒事。要說到皇恩帝德。我輩堯舜之民。祇知道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堯舜之民一語妙極以他的拳堵他的嘴既不露鋒鏗又含着不臣新莽之意語正得體用筆至此已入化境我等此來。祇爲看不過杭州百姓喫苦。官盜橫行。此語直如當面罵王維邦不知若輩木然之心聞之亦有動於中否也既不是和胡瑩作對。更不是爲制軍出力。制軍也用不着稱謝。皇家更談不到。我與霹靂子另有約會。此地事情已了。恕不久陪了。說罷。一聲長嘯。蹤影全無。王維邦驚得呆了半晌。定一定神。便暗自思忖道。這班人好勇鬥狠。不受羈勒。實爲國家大患。大行皇帝曾好結交這類人。更引起這口邪風。村野蠻夫。肆無忌憚。因致人多習武。我夫子之道大衰。照這鄒

雷黎世鳳的行爲看起來。官祿不能羈。官威不能治。這纔真是天下莠民。朝廷大患啦。我輩食毛踐土。習禮讀詩。本有闡揚聖道。翊贊聖明之責。欲使文風盛。天下安。此輩實不可不掃除盡淨。且待我慢慢設法。以報朝廷知遇之恩。聊盡維護綱常之責。作者富於革命思想且致力國民革命。有年。每見其登壇講演。議論風生。聽者莫不爲之動容。不圖其胸中腕底。竟能瀟灑的寫出這樣一篇頑鋼大道。理來才子之才。真無所不能矣。目前且等我辦了胡瑩這案。得個優獎。再說。正在思想。天已大明。他便命將李仲威。卽胡瑩一名。雙鐙重鎚。鎖琵琶骨。鋼箍紮腦。雙鎖收監。并下令嚴拏府衙在逃的幕友門丁一切等人歸案。纔和烏拉額烏珠分手。回衙到了自己衙門。便將抄來的贓物。也不召領發還。祇分送與烏拉額烏珠一小股。又撥了幾百銀子與穆崇阿養傷。其餘的許多珠寶金銀。一古腦兒將來分爲兩份。一份隨奏報歸庫。一半便入了他的宦囊。細細一算。連珠寶價值不下十來萬。竟抵得他這一任巡撫。直喜的兩夜沒睡的着。奏摺上祇敘了他如何察訪。窺破李仲威爲盜的情形。如何會同將軍親往。當場格獲。說的天花亂墜。又將太湖梟匪情形敘上。說是查得李仲威的老巢如此如此。也沒說是李仲威供出來的。最後

因太湖洞庭東西兩山地屬蘇境。便輕輕的帶上兩句說。江南督撫因循養奸。奏了上去。此等奏摺確是當時能手。照如此說法。硃批下來。必定調王維邦陞任江督。勦辦湖匪。以收駕輕就熟之功。的是掄師碗之妙法。但作者非清吏。更未游幕。不知何以明晰至此。不到幾日。八百

里飛遞釘封到來。上諭將胡瑩卽李仲威凌遲處死。王維邦陞任兩江總督。烏拉額烏

珠傳旨嘉獎。穆崇阿賞穿奮勇巴圖魯。王維邦那場歡喜。自不待說。次日。便將歪頭龜

李仲威。在監裏提出。給過長休饅饅。永別酒。插上犯由標。破鼓響。碎鑼鳴。由五哨營兵

擁着監斬官。不曰押着犯人而曰擁着監斬官。奇極妙極。將李仲威押到法場。他這時默無一言。祇歪着個腦袋

候殺。待得時辰一到。一聲礮響。劊子手迅刀快。已將一個歪頭龜。大卸八塊。那屍身自

然猪哨狗嚼之後。善堂藁埋。不在話下。王維邦陞調江蘇。下文自有交待。如今且說狄

葆興狄冉氏夫婦二人。自從狄金兒狄正祥姊弟去後。夫婦二人懸心弔膽。也沒睡覺。

呆呆相對。一直坐候到天色微明。忽見牕榻一響。開了半扇。接着飛進兩個人來。老夫

婦靜坐已久。正在亂想。陡然見牕外飛進兩人。不覺大驚。險些兒要叫將出來。狄葆興

定了一定神。揉眼細看。纔認出是金兒姊弟二人。滿面笑容的飛了回來。狄冉氏忙一

把拉住金兒問道。怎麼樣了。怎麼樣了。鄒師傅咧。怎沒見呀。金兒一面解了背上的劍。一面笑答道。那賊已被萬師傅拏住了。鄒師傅回庵裏去了。要俺倆快些收拾。話多着啦。狄冉氏又搶着問道。到底怎樣拏住的那裏。又跑出一個什麼萬師傅來。你倆還要收拾些什麼。活脫畫出一心急切毫無頭緒的老婆子來作者之筆真畫鬼是鬼畫美是美極盡繪聲繪影之能事矣狄正祥方要回答。狄葆興早按

住狄冉氏道。你急些什麼。似這般的問。問上一輩子也不會明白。你讓倆孩子坐下來慢慢的說。不就明白了嗎。說話時。他姊弟倆已將兵器放下。狄冉氏又提了一壺悶着

許久的熱茶。取兩個乾淨茶杯。倒了兩杯茶。給兩個孩子。慈母之愛無微不至讀至此等處令人潸然生我劬思之思方纔

坐下。聽他倆細說。金兒先笑着向正祥道。兄弟。您乏了。讓俺說罷。正祥笑着搖頭道。我不乏。您愛說。您就說罷。您忘了的。俺來提補您。金兒應道。好。就這麼着罷。俺倆到了菴裏。鄒師傅換了衣服。便帶着俺倆到知府衙門去。還差着二三十家人家的屋脊。鄒師傅便撥住脚道。今夜有俺們道中人。先俺到此。你們瞧那府衙後面屋上。不是有一道白光麼。這人的劍光。色明氣正。必不是胡瑩的黨羽。俺們且先去會會他。或者大家可

以合力。倒也省事。說着便領着俺倆向府衙後屋躡去。果然見一個人伏在那屋上。媽呀。您猜那人是誰。小兒女說話嬌態如畫狄冉氏道。好孩子。您別急您媽吧。俺那能知道那人是誰。

金兒笑道。您別急呀。俺說出來。管包您一樂。您道是誰。原來就是在咱們家裏十多年。他說是姓黎的萬師傅啊。狄冉氏聽了。合掌唵道。阿彌陀佛。這我可放心了。他可沒事了。你先說萬師傅。我祇記慣了他姓黎。再沒有想到是他呀。天可憐。這可……狄葆興忙攔道。夠啦。別麻煩啦。讓他說吧。給你這一岔。又不知岔到那裏去了。旁邊聽的人

不着急嗎。這一段直似文鐵仙之兒女英雄傳言語漂亮已極狄葆興所說數語尤覺語意雙關與水滸傳之且待老漢說來之煞尾語同一妙到毫端耐人尋味金兒接說道。俺倆

一見萬師傅。便喜的忙上前叫喚。萬師傅一見俺倆。也覺歡喜。他道。我已到過你家了。知道平安。我纔放心到這裏來。若非先有狄葆興一攔狄冉氏必要細問萬之一變時來過作者恐濫費筆墨使讀者厭煩故先使狄葆興一攔用筆如此煞費匠心誰謂小

說易於着筆耶你倆是同這位鄒師傅來的。鄒師傅見萬師傅喚出他的姓來。很覺奇怪。便和

萬師傅見過。大家說起。知道都是來拏胡瑩的。都說且拏住了賊。再作長談。便約定黎師傅仍候在後屋上。防着那賊逃走。鄒師傅帶着俺倆先去捉拏。這時官兵已四面圍

住。鬧得烏煙瘴氣。鄒師傅望見那賊已伏在前面瓦上。便飛身過去。一劍砍去……狄

正祥攙說道。姊姊。你漏了。

我說哥哥你又
要用補筆了

這時您和俺兩個還幹了一樁事呀。金兒急道。

兄弟。您別岔。俺來不及說咧。鄒師傅去拏賊。這當兒。萬師傅便對俺倆說。這衙門裏的師爺人等。不知是不是胡瑩的黨羽。你倆先下去。將這班人捉住。捆在僻靜地方。如果是那賊的黨羽。便讓官兵拏去。倘若不是。事完之後。再去發放他們。俺便和兄弟下去。四面一搜。祇捉住一個老頭子。兩個當差的。兩個廚房。一個更夫。也沒女人。丫頭老媽子全沒有。其餘的差役門上都沒見。想是早已逃躲了。捉住的這幾個。早已嚇得傻子一般。說不出話來。兄弟還要頑皮。逗着他們玩兒。硬裝着惡像。拏刀子幌着。嚇唬他們。狄再氏又唸佛道。阿彌陀佛。孩子家。真不懂事。祇顧你淘氣。可知人家膽都要被你嚇炸了啊。罪過。罪……狄葆興急的瞪眼道。得啦。你又來啦。狄再氏經這一喝。連忙住口。金兒接說道。俺便叫住兄弟。一一的細問他們。那老頭子說。他是藩臺薦來當書啓師爺的。顛巍巍的在懷裏掏出一封信來。俺就着燈看了。知道是胡瑩要辭他。他求

藩署師爺寫來說情留館的信。還沒遞去的。他們這時還一直當是強盜土匪造反。來圍衙門。俺和他們略說幾句。嚇的他們沒命的叫屈。看那害怕慌張的樣兒。的確不是胡瑩一黨。俺便將那信在燈上燒了。和兄弟兩個將這一羣人轟到天井裏。向他們說。俺倆是萬某鄒某兩位俠士。叫俺倆來救你們的。你們站着別動。讓俺倆送你們出去。他們聽了。都千恩萬謝。爭着要先出去。俺和兄弟兩人便每人脅下夾兩個。兩手提一個。一齊送到隔幾個屋脊的鄰屋曬臺上。放他們逃走了。狄冉氏聽了。方要唸佛。被狄葆興瞪了一眼。便沒出聲。妙極沒出聲者仍在暗唸也引的他姊弟兩個嘆喲一笑。金兒又說道。俺倆回身到府衙屋上時。鄒師傅已和那賊鬥了些時了。俺倆方纔上前幫着師傅。那賊便一閃身跳下天井去。鄒師傅跟追了下去。他又衝了上來。萬師傅瞧見了。一飛刀扎去。金光一閃。那賊撲身便倒。俺倆忙趕過去接住。鄒師傅追到。擒住了他。萬師傅在百寶囊裏掏出繩索。和鄒師傅將他五花大綁了。便叫俺倆擡着。送給官兵去。俺倆方擡到前堂。看見燈火通明。許多官兒都在那裏。便將那賊攢了下去。誰知我不應該拔了

他肩上的飛刀還萬師傅。他又逃走了。幸而倆師傅都到了前堂。留神待着他。一縱劍光。萬師傅便攔住他的去路。鄒師傅自後打落他的劍。收了去。俺倆也趕過去。兄弟又頑皮。他低着頭。捧着劍。猛的向那賊腿夾裏一闖。那賊不提防。一驚。萬師傅便乘空一把擒住他後領。鄒師傅也扭住他前胸。纔又將他捉住。萬師傅親自押着下去。約定了鄒師傅和俺倆在彌勒庵候他。鄒師傅和俺倆回庵之後。俺纔將放那書啓師爺的事向鄒師傅說了。又和慧仁和尙說了一會。拏胡瑩的事。萬師傅方纔來到。說是已經用陰陽掌將那賊的口供問了出來。原來他是太湖的強盜。特來做官籌餉。接濟山寨。真名字叫做歪頭龜李仲威。已經問明收監了。慧仁和尙叫徒弟燒了茶。大家喝過。鄒師傅和俺倆這纔問萬師傅和天魔星余飛熊。天煞星余飛虎兩個飛去以後的事。狄冉氏半晌沒開口。這時再也警不住了。攙說道。正是呀。我也聽忘了。那萬師傅飛了去了。怎麼弄了一陣子咧。金兒笑道。別忙呀。你老聽着的不知道說着的辛苦。也得讓人。家有個喝茶的空兒呀。你老待着吧。橫豎俺遲早得說明白的。乾着急幹嗎咧。

妙絕
辭台作

者也祇好乘狄金兒喝茶的空兒喝口茶。吸支煙。歇一歇再說。欲知其詳。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鄒雷教訓狄正祥之時。萬之一已在屋上。聞鄒之語。其感如何。二人交情。如此已定矣。人生說話須慎。隔垣有耳。於斯易信。鄒雷不使李仲威得殺穆崇阿。非有厚愛於穆。爲急欲生擒李。且不必死穆。故便中救之。鄒雷雖抱復國之志。亦必不肯怨及私人。而快滿人之死。此俠士之所以爲俠也。

本回處處刻畫文官之無用及狠惡。俱妙到毫端。讀之令人恨且笑。

作者於此回全用補筆。如峽蜨穿花。生活靈動。絕非俗手。顧此失彼。凌亂無章者。所可比擬。真極盡文章之能事。吾於斯歎觀止矣。

結尾數語。妙不可言。滑稽梯突。語意雙關。走筆如戲。妙文自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50B

俠義
廉明 **王陽明演義**

楊塵因傑作

姜俠魂評語
張冥飛批注

每集二十回
繪圖八十幅

每集兩册 特價 七角
一元二角 價 二分

一 名龍韜虎略傳

王陽明演義：為俠義英雄史
王陽明先生：忠正偉大：種種事業：宣揚無遺
王陽明演義：為奸藩叛逆史
於鞏藩宸濠：宮闈淫佚：種種醜奢：披露盡致
王陽明演義：為風塵豪傑史
於奇人俠客：行仁施義：種種軼聞：描寫精細
王陽明演義：為內外拳術史
於明代技擊：派別源流：種種歷史：闡發翔盡
王陽明演義：為綠林盜賊史
於匪窟盜賊：陷人機關：種種奧妙：演述透切
王陽明演義：為宮闈亂政史
於大慈權閣：納賄貪賂：種種秘密：誅伏不貸
王陽明演義：為劣紳虐民史
於土豪巨霸：窮兇極惡：種種劣跡：記錄正確
王陽明演義：為羣英征寇史
於率猛諸寇：逆天行事：種種罪狀：宣布詳明

陽明先生、為出聖入賢之大英雄、功業輝諸史冊、學術昭垂當世、其才兼文武、曷在諸葛武侯之下、其保國精忠、足於關岳兩公比擬、至於生平、如少年時代、則行俠施義、結識江湖豪傑、賽如孟嘗君、出守時代、則斷獄神奇、親自私行察訪、賽如包龍圖、京官時代、則直言思諫、參劾權閹奸黨、賽如海剛峯、領兵時代、上馬殺賊、下馬草其露布、賽如韓淮陰、就陽明先生一生事實、確具有三國演義、說岳、列國志、七俠五義、大紅袍、東西漢、諸種小說之精華、足徵此部「王陽明演義」為武俠中兼歷史偵探社會之小說、不可多得之書也、

代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校經山房各局均有